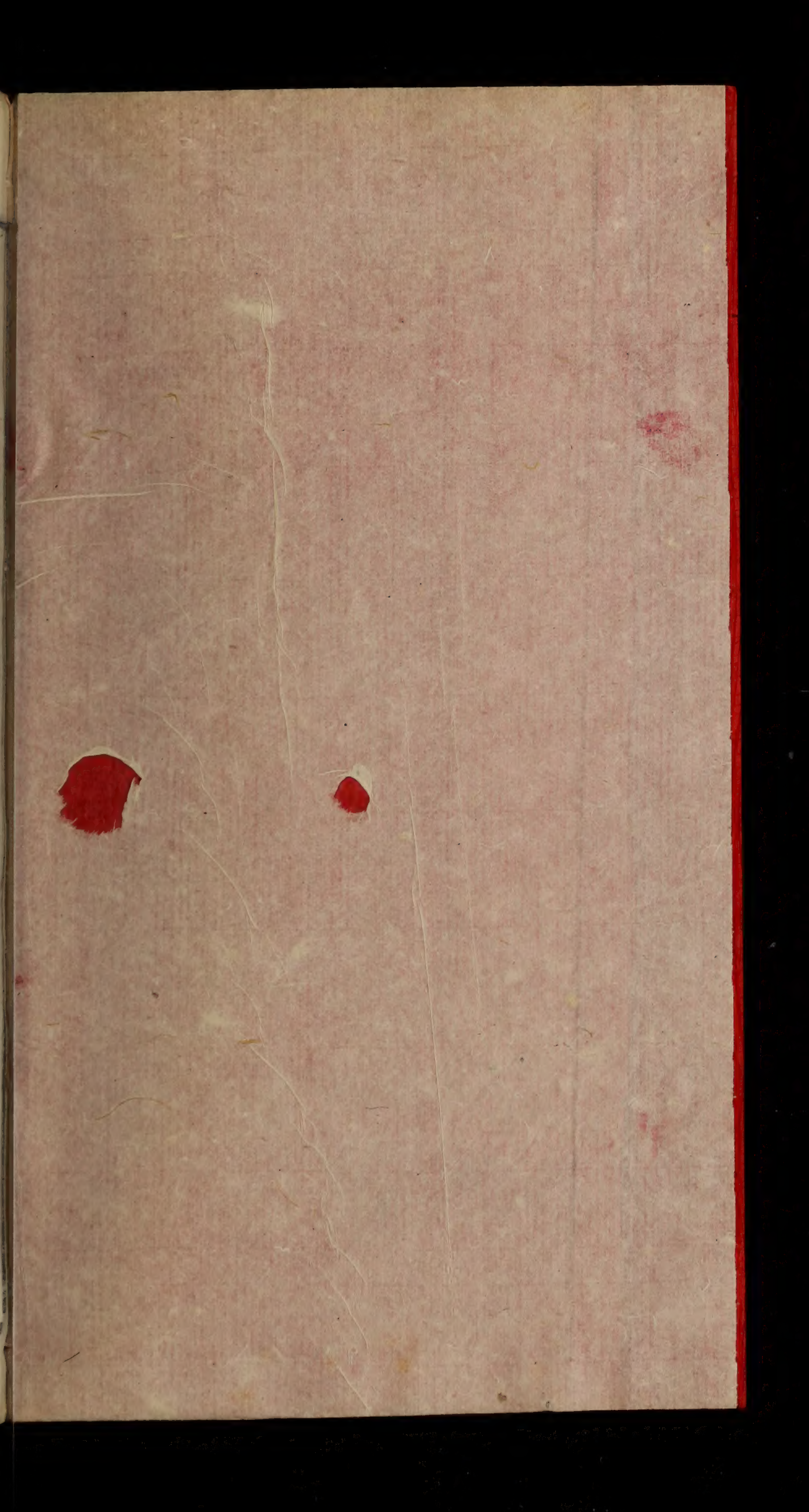


二希堂緝齋文詩合編

紫瑩題簽



紹齋文集卷之六

漳浦蔡　新葛山

記

平和安厚書院記

漳爲朱子教化之區郡邑多有專祠旁及遠鄉陬澨鄉士夫之振興文教者往往即其地爲祠宇築學舍俾諸生以時講肄其中行舍菜焉葢六百年於茲矣平和爲縣在萬山之中界連數郡有明中葉爲盜賊盤踞之藪禮教之所不興自正德閒王文成公合兩省之兵掃蕩

賊巢始立縣治設學校興敎化久而彌光和人不忘其德至於今俎豆之猶閩郡之思朱子也乾隆戊寅進士何君象宣以其鄉去邑治遠士之業詩書遊庠序者日盛衆慨然思創建書院以崇先賢而惠後學乃相山川之宜卜吉巷後湯墘偕同志舉人賴君升文倡義勸輸四鄉紳士聞風嚮應未逾年而費集召匠鳩工飭材庀具無有不良前後爲三堂旁列學舍二十餘間門廡齋房井竈庖湢具備繚以長垣周可千尺雜植竹木花卉草石空其地以建文昌閣擴講堂焉規橅既新宮墻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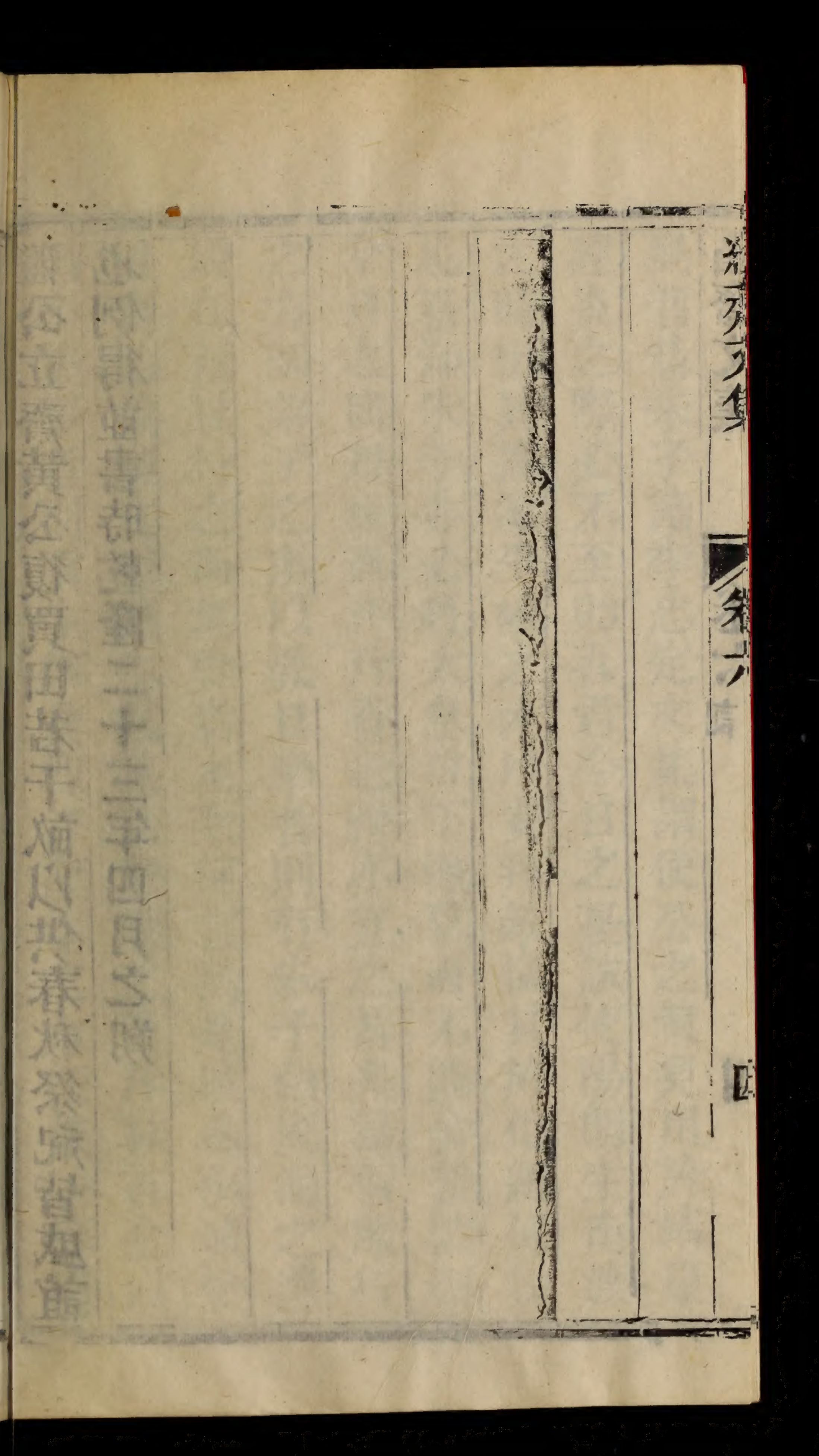
慎以今年正月望日崇祀朱子於中楹而以後堂並祀
王文成公入祠之日冠裳畢會濟濟雍雍咸歡欣鼓舞
移書請余記之余惟書院之祀先賢所以正學者之趨
使之知所依歸也朱子之學如布帛菽粟士子童而習
之老死而不能易固非後學所能贊頌者獨陽明之學
論者謂其與朱子牴牾二百年來以爲口實若貿貿焉
隨聲附和不爲之抉其旨趣則今日之舉不幾舛乎夫
聖人之道一而已矣學者之高明沉潛不能盡同而教
者之覺世牖民亦各有攸當也朱子當釋老熾行之時

士皆高談性命漸入於杳冥恍惚之途故引之於切近精實之中使之由博以返約循序而致精是聖學之階梯也陽明當詞章汨沒之時士皆博雜以為高勦襲以為富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不知身心性命為何物於是直指本體發為良知之論使之因端竟委亦救時之藥石也而究其指歸同以聖人為可學同以省克為
同以遏欲存理戒謹恐懼為入門同以君臣父
昆弟朋友為實境亦安在其與朱子戾耶然
邁議論駿發一時輕俊之徒樂其簡易遂流

猖狂自恣此則龍谿諸人傳之者之過也夫龍谿之於
陽明猶慈湖之於象山也象山六經註我之言亦謂聖
賢明道無非先得我心之同然慈湖則詆毀聖賢棄捐
經典矣陽明無善無惡之旨亦謂心之本體不着一物
龍谿天泉証悟則並舉意知物而亦空之矣余悲夫今
世學者本無學爲聖賢之志又不察夫立教者之用心
而但掇拾糟粕勦說雷同以肆其詆諆之口將游夏閔
冉之殊科等之孔墨孟告之異室甚矣其爲膚末之見
也況陽明之文章氣節經濟事功磊磊明明尤衆所共

見者昔朱子讀李忠定文集謂使公之策見用於靖康建炎之際必不至貽吾君今日之憂誠使陽明生南渡之時出其擒濠平峽之才以安邦敵愾其於伯紀何如也吾知朱子亦必將太息泣下慨慕而不能舍置然則今日之同俎豆而共升香也禮亦宜之若夫講習服行之方師弟子之所以教且學者則有朱子白鹿洞之遺規在百世行之而無弊者也余何言焉是役也山城曾姓實始輸地立基諸生某某共董厥工而斥數百金以倡率集事者則貢生何與烈江漢清之力既成一等海

澄公立齋黄公復買田若干畝以供春秋祭祀皆盛誼也例得並書時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之朔



重修漳州府督學使院考棚記

國家立賢無方登進之途至廣而以出自科目者爲可貴科目之途必自博士弟子始故院試者士子進身之權輿也當其校藝之日魚貫而入蟻附以居坐不得橫肱行不得旋踵駢肩聚首次且[illegible][illegible]困抑而不得舒也鄉貢禮闈之試抑又甚焉盍待之也貴則其試之也必嚴得之也榮則其取之也匪易歷數百年于斯矣吾漳督學使院舊爲雜造局地 國朝建爲公署康熙間復修瓦厰爲試場而規模湫隘右界元妙觀後左俱連民

舍前臨衢道試士坐號僅盈千每試期窄不能容則通
元妙觀爲蓬厰以充之雨痕滲漉日光穿漏墊鬱炎溽
之氣與八氣相薄射多士苦之乾隆二十二年季秋棚
忽壞龍溪邑令陶君偕六邑同僚共任興復七屬諸紳
士咸聞風踴躍捐輸恐後又以限于地不克拓前規乃
即署後及西偏之舊屬官地而久涸民居者予其值以
歸于公於是規模式廓移前堂爲試厰增坐號至二千
三百有奇爲堂者三廊廡房舍庖湢井灶之所廓如秩
如下逮僕役騶從咸有位置經始于戊寅六月既望迄

己卯正月凡八閱月而竣事縻白金五千八百餘兩于
時闔郡紳士相與揭楣於堂大書澤溥菁莪以垂示來
茲而移書屬予記之余惟試院之修廢非僅爲士子之
課藝計也其事與學校相表裏而政治之得失人才之
盛衰亦恒于是乎驗之詩菁莪之序曰樂育材也而其
卒章則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者何也蓋人材之在天
下猶舟之在大水也以楊爲舟非無濟川之具然而或
沉或浮漂搖于洪濤巨浪之中棄置于斷港絕潢之內
而莫知所止者無柁師以操其柄也學者之心思才力

皆足以有爲而又濟之以博聞强記乘時得端其爲舟楫幹濟之具不難也然而志道德者或入於迂疎談經術者或溺于文詞侈事功者或流于富貴利達一切得失毁譽升沉禍福榮悴悲愉之念搖惑于中汨没而不能自振其視汎汎浮沉之舟殆有甚焉故又繼之曰旣見君子我心則休言必有君子之長養教育以風于上猶操舟者握其柁而示之指南然後天下之學術一心志定而人才茂美也今 國家文教誕敷絃誦之徒徧于陬澨

聖天子加意振興督學一官尤重其選膺是職者類皆精白乃心以主持風化爲已任一時守土之官又能留心文事修廢舉墜以風示草野樂育之休可謂倡之自上矣異日就試于斯者必能本其所學以發爲文章上應 國家昌明之運慰當事者鼓舞作興之心以爲科目光又豈僅貿貿焉從俗浮沉與時俯仰譬彼舟流莫知所屆哉余因記其事而備言之以終菁莪卒章之義於時觀察使南皮張公某郡太守會稽余公某皆以名進士來涖此邦成茲盛舉而龍溪邑侯某公某則率先

七邑以成之者也董其役者進士鄭君某舉人某貢生某生監某等皆分任其責例得並書

重修漳浦懷德書院碑記

漳浦北關內有懷德書院者自順治之十有三年祀故昭武將軍提督楊公者也當是時鄭逆猖獗海氛方熾公來鎮茲土修城郭禦寇敵綏衆靖民厥功甚鉅士民感公之德遂搆祠而肖公像以祀之始名楊公祠後公提師入漳行部過浦士民喜公之再臨也又重新之更今名百年於茲矣歷時既久漸就傾頽今年春邑侯徐君尚忠謀葺治之民樂趨事不逾時而廟貌煥然適余請急歸省而丐余記之余惟公之勳績在國史德澤治

民心固無俟于余文而余文亦豈足以重公者雖然吾浦人甘棠之遺愛也其何敢辭公諱捷字元凱先世隸籍維揚遠祖於勝國時仕遼因家焉遂世爲義州人其祖父伯叔皆以門閥技勇起家一時家聲藉甚公年十六即能挽強命中結納英豪不事家人產維時內外交訌制院洪文襄公循地望擢爲偏裨我

世祖皇帝入關剪逆定鼎以材勇異等除授山西撫標中軍遊擊繼任宣大副將援剿兩廣遂擢九江總戎恢復江西郡縣會師廣東恢復潮城隨征福建江南提督

山東凡歷數省皆有剿禦寇賊底定邊疆之功是公之勞績半天下非特一邑一郡之爲烈也而我浦人顧獨有私於公者則何以故葢公兩次入漳在前甲午之冬以左都督充福建右路總兵官仗鉞以前戰無不克遂底漳浦海逆雖皆奔竄而郡邑名城率多折毀無險可恃狂狡不難乘機豕突公至卽相舊址計工程課徵楨幹具板築匝月之間垣墉雉堞言言仡仡爲他邑先浦人賴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是公之大有造於浦也粵康熙戊午海逆復煽據廈爲巢繼掠漳泉屬邑所至

不守斯時也浦民望公若望歲焉日夜以幾公復奉
命督師入閩時制院姚公在漳羽書接踵請援公相緩
急機宜以爲非先安泉而即援漳將有腹背受敵之虞
故既復惠安解泉圍而後疾驅至漳與姚公商破敵策
是冬即會兵克復江東橋萬松關已未春賊踞險立巢
以防我公絕其掠食要道勢窮益猖獗公帥師逆擊之
遂潰又遣將焚毀其舟生擒僞將賊勢益蹙庚申二月
賊分據扼要立十九寨以拒我師復聯絡重地以壯聲
援公用計出奇破其所恃令首尾牽制難以四應乃會

師攻復海澄賊遂大窘隨乘勝飛咨督撫鎮將訂期三路進攻厦門擊破賊艦敵淹死無算數十年逋寇逆虜一朝頓靖是公之大有造於漳郎更有造於溥者也此浦人之所以沒世不忘也閩逆既平

天子以公年老有疾仍調還提督江南以便調攝公在江南前後十五年尤多異績不具詳公少際亂離書知姓名未能竟讀而用兵暗合孫吳生平馭兵威而有惠于民瘼尤加體恤所以士樂用命而所至謳思自公去後

國家承平無事文教誕敷公子孫繼繼承承歷

中外而皆以文事世其家今年夏公曾孫景素適來觀察是邦因巡屬邑至浦瞻拜祠下徘徊久之喜浦人之不忘舊勳而能念公之德於不衰也浦民亦焚香載道樂公之有後將世修其德而重有遊於吾浦也是又觀察君與我民維繫無窮之心也夫固并記之

墓誌銘

叔父納山府君墓誌銘

乾隆三十年乙酉五月叔父納山府君之柩將以月之二十九日葬于龍跡之原其孤涵等泣而請曰吾父之沒也二十有四年矣而始克葬葬不可以無銘厥惟子宜嗚呼新于府君猶子也府君于諸子獨愛新諸子中知府君深者亦莫如新其何敢辭府君諱垂遠字立三晚自號納山世居漳浦爲累贈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歲貢生安溪學訓導君晦公子誥贈通奉大夫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庠生李湛公孫誥贈通奉大夫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鄉貢進士百粱公曾孫曾祖妣黃氏祖
妣林氏俱贈夫人妣李氏累贈太夫人資政公三子長
即先大夫贈侍郎公早卒次仲父庠生例贈文林郎翰
林院庶吉士雍正己酉遊國學應京兆試卒于京師府
君行三少嗜學資政公鍾愛之友教四方每挈與偕行
爲文章雅自修飭年二十九補弟子員旋充增廣生凡
九試於鄉皆不遇慨然曰是有命焉吾能安之遂不赴
終諸生天性孝友內行醇篤康熙己丑丁母李太夫人

憂哀毁骨立既免喪始授室資政公悉委以家政府君竭力備孝養親承色笑不離晨昏懇懇如孺子慕疾病調藥餌抑搔扶持曲遂願欲時 新已成童日侍資政公側親見府君所以順適親心者無所不用其誠凡曲禮少儀內則諸篇之童而誦習者一一見之躬行至老不衰而畧無勉強拂抑勞倦之態嗚呼爲難能也已雍正乙巳資政公司訓安溪 新與仲父偕行公命府君留營家計府君不忍離左右同往至官舍乃告歸閱歲公得病再奔赴輪侍日夜扶歸還居憂三年盡禮暇則率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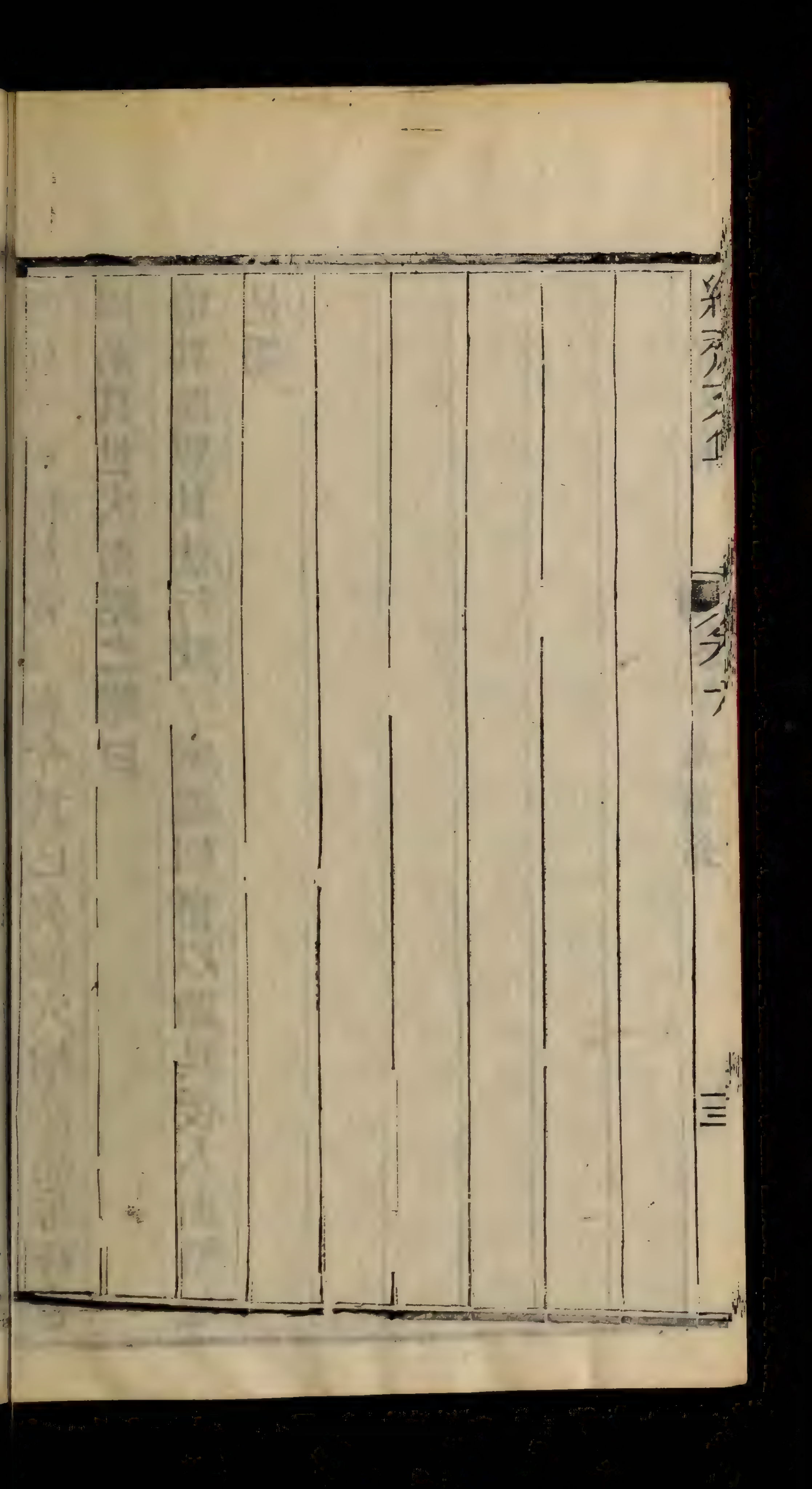
于登邱隴岸宅兆卒得吉壤以葬時仲父已沒皆府君獨任也平生剛直自喜不能媕婀隨俗遇貴顯人尤不少挫然貌如其心不藏蓄爲城府人亦卒無怨者晚授徒于家四方從學至者皆卓然有立以乾隆七年三月十七日卒于家距其生戊辰五十有五年實康熙二十七年也配孺人劉氏生子四人曰涵曰元寬庠生曰瀅曰長濬女二人孫男十二人長光邦庠生餘皆習儒業曾孫一人府君之沒也新官京師不得親視殮含聞訃爲位哭之盡哀而止及今葬得與執紼回憶生前撫[illegible]

姪如子而獨篤愛新者今其已矣撫穴增悲痛靡極也

因系其世次而銘之銘曰

晦其跡豐其德行成于家遇則嗇以貽其後人而繁祉

是錫



光祿大夫總督倉塲戸部右侍郎水南彭公墓誌銘

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少宗伯彭公卒於里第厥
嗣冠具狀來請銘予與公同年成進士同入詞館同朝
列交四十年今又與冠同値
內廷兩世交情知公最深義弗可辭則摭其實而書之
公姓彭氏諱樹葵字覲之水南其號也先世自江西廬
陵遷河南夏邑世有名德五傳而至公之曾祖諱舜齡
順治巳丑進士任登州推官署知府事祖諱溶知都勻

府父諱嘉問康熙辛卯舉人
贈封皆如公官公生而英特讀書數行俱下年十六補
邑學生雍正壬子舉河南鄉試乾隆丙辰成進士改庶
吉士明年散館授編修充八旗志館纂修官五年擢侍
讀六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遷通政使司右
通政使太僕寺卿宗人府府丞八年遷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九年擢總督倉塲戶部右侍郎十二年署理湖北
巡撫旋實授十四年仍調倉塲侍郎二十二年調禮部

左侍郎旋以前任巡撫時失察事罷歸二十五年恭祝
皇上五旬大慶
特賜三品銜公之受
上知也自進經史講義始以爲人君之德在於愼思引
魏徵十思疏內語剴切敷陳演爲十箴以獻
上嘉其得古人箴規意於是屬意公可大用而公之進
身以正不愧前賢亦於此畧見一斑矣其後出入爲卿
尹所陳奏皆切中利弊得
旨俞納者尤多在倉塲時北運河坍漲靡定向動用旗

丁紅剝銀兩設淺夫開浚復築草壩以蓄河流公言草壩當山水漲發一注卽衝紫草蕩漾更多阻塞水小則中流甚淺無從收蓄宜概行停止仍以紅剝銀兩給還旗丁爲起剝之用大通橋設車戶運米石出一錢津貼采倉散役之費後車戶工值裁減而津貼如故私遞日多公奏免之又請增剝價及淺夫工食以速漕運定坐糧廳茶果銀之額以杜浮冒停鋪廒松板之徵以舒丁力遇京師米貴輒請平糶或先期放甲米以濟民乏先後皆被施行其撫湖北疏言荆襄一帶江湖袤延千餘

垦一遇異漲必藉餘地容納今漢水由大澤口分派入
荆夏秋汛漲又上承荆門當陽之水滙入長湖下達潛
監瀰漫無際三䕺之水濁而多沙有力者截流成淤繼
且築堤成垸入與水爭地爲利水必與人爭地爲害請
飭各州縣於冬春之際親勘現垸若干著爲定數此外
禁其復築庶幾水患可息嘗因穀貴請常平暫停採買
而以穀價貯庫遇偏災則銀穀兼賑且穀貴卽當出糶
亦不宜拘存七糶三之例社倉置穀舊貯社長之家公
以稽核不便請於七升息穀內動支變價建倉收貯

奏行人皆便之公遇事精勤凡所區處必盡其當而大
意務以實惠及人十二年山東歲歉
上念民有流亡者命公於通州留養公設法招徠吏胥
咸感動無侵蝕者民就食至數千咸泣且語曰大人活
我大兵征金川公在楚當調兵四千乃料軍實借帑金
為製行裝備冬衣軍士無不歡呼就道常攝總督事委
官調餉諸務紛集公晝接屬吏夜治文書事無鉅細皆
手自擘畫幕僚神手而已性高潔服食儉樸不異寒素
所至未嘗名一錢去任後有以隻雞斗食饋者置門內

不告閽者而去曰告則必不受也旣家居閉門却掃手一編咿唔不絕自校讐所爲詩文集外更輯中州詩選喻言集古二書若干卷公生於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六配張夫人孝慈勤儉克相夫子以廉潔相敦勉先公四年卒年六十有二乾隆三十八年葬於城北雙橋村先塋之次今卜於乾隆四十一年某月某日厥嗣冠選奉公柩合葬冠乾隆丁丑進士

日講起居注官入直

上書房翰林院侍講選廩貢生候選訓導孫男五驥驤

駿䮾瑞皆幼銘曰

嵩高之靈有偉惟公厥初獻納以正以忠旣宣茂猷小大畢擧㢓疾不除若手斯撫公退而歸有聞在人入朝於京皤皤老臣

天子優公曰惟舊德公老於家鄕邦是則公亡若存嗣也代興有勒於幽千歲其徵

朝議大夫福建臺灣府知府武定李君墓誌銘

始余識武定李君於比部見其人精明沉毅治事周詳心竊異之其後歷官吾閩政聲尤著沒旣數年其子宗蕃以行狀來請予銘予於君爲部民歌愷悌志去思鄉父老事也況余之識君尤久者乎是不可辭按狀君諱師鍊字仲堅號允堂先世自棗強遷武定數傳而至君之曾祖文襄公以名進士敭歷中外平逆藩建偉績事載 國史官至 文華殿大學士生君之祖義圃公諱宜麟任陝西驛鹽道父濬洲公諱壽瀚任甘肅鞏昌府

西固同知累世皆膺
誥封如例君兄弟五人於行爲仲少穎悟絶人授書輒
解大義隨父濬洲公歷官楚秦自七齡至弱冠咸僕僕
道途間然嗜學若渴日炙雨淖中猶雒誦不輟乾隆十
八年舉順天鄉試明年以登明通榜授臨朐教諭二十
二年成進士分試刑曹掌提牢事期滿補湖廣司主事
遷福建司員外郎旋擢本司郎中充律例纂修官二十
九年以母憂去任服闋補安徽司郎中三十三年出知
福建興化府閱三月調知漳州府守漳四年護汀漳龍

道者數月調知臺灣府任二年以疾卒於官君生有幹濟才而含聰斂耀簡重無浮言十四歲隨濬洲公通判蘭州即以署務委付濬洲公終於西固同知任君哀毀幾至滅性而經營公私秩然就理固民咸感歎以爲神君有子初任教諭即以振興學校爲事其在刑曹先後凡十年大小之獄無不推見至隱稱情比罪務昭平允嘗三迎母杜太恭人至京匝月即歸戒之曰雋不疑何人哉吾不敢比不疑母然汝能勉效古人吾青蔬白飯心自可安不必迎養爲也以是日益振勵遇事無一毫

輕卒心時有以夫妻細事搆訟者獄已具矣君獨心疑其人欲再鞫之同官皆不謂然後竟詰得其謀殺前夫事衆方嘆服其掌提牢歷四司毎遇秋審堂官必委總其事京察俱列一等由是得邀

主知嘉其能事以爲有發奸擿伏才而君不矜不恃終不欲以刑名自信及其出知興化僅三月上官以各縣疑獄委理彌月即結百餘案漳州守缺

上命於通省知府內遴君調補益重其任也漳地處海口君首以編審爲務奸匪不得遁其迹漳浦逆民李宗

閩等造僞劄糾衆不法君及其未發也擒抵罪平和逆民王添送等聚衆覆鼎山亦先幾捕獲三十六年郡大水深者數丈漂民廬舍無算民之避於城於山者胥嗷嗷仰號君爲别異男女招城中戸備餱糧駕舟親往哺之存活數萬人往來泥淖中率丁役護民舍閱兩旬始定調臺灣漳父老子弟遮道攀送擁肩輿不能進者彌日嗚呼即漳民之歸向而公之治行可知已其守臺灣以番民雜處裸體跣足者性獷猂不靜爲别族類禁攘奪敬刊

聖諭廣訓於各村里躬行宣講期月間隱隱向化沿山生番雜處不時出沒顛越人民之無籍者亦乘間剽掠君爲立望樓一千四百餘南自達谷山北至大小雞籠皆設征柝置戍夫丁壯循環更代復示以守望巡警法釐然皆有程度甫閱月即有盜劫於途如法緝之獲首從置於理自是萑苻屏迹俗尙結社祀神晝散處夜編竹爲炬千餘人聚而喧往往滋事君嚴禁之終其任無敢蹈故轍又鹽法壅滯課日絀商民交病君招商會買不限以額數多寡從其便境中遂無行鹽累其他理事

一如治漳而臺灣視漳尤劇君一手畋判漏下三十刻
始就寢初以癸巳年染時疫元氣未復至此則體益弱
病遂不起而臺民之思君固無異於漳民也君先後兩
遇
覃恩
誥授朝議大夫生於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卒於乾
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年五十原娶徐恭人生女一
繼娶呂恭人生子六今存四宗蕃宗衍宗穀宗魯於乾
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宗蕃等奉呂恭人命啟徐恭

人櫕奉君柩合葬於城東王官莊之新阡銘曰
峩峩文襄膚勳在閩明德之後世有達人曾孫繼武克
敬克承入理祥刑出爲太守太守之來閩人翹首蘇枯
剔蠹碑在人口北溪湯湯東寧泱泱誰徵遺愛維臺與
漳余漳人也銘君茲石永固汝藏曰惟南國之棠

亡弟瞻亭墓誌銘

弟諱觀瀾字季澄別號瞻亭宗伯文勤公第三子公以
甘盤舊學上契
主知長子長漢刑部主政次長澐歷官兵部侍郎皆荷
特恩加殊擢弟年少穎異讀書輒能領悟侍母劉夫人
至京師時文勤公以正學倡天下門無雜賓所交遊皆
當代鉅公弟朝夕侍側日聞緒論學以大進讀禮後應
京兆試
欽賜舉人一體會試五上公車未遇會大挑舉子列一

等例以知縣用
特恩授刑部主政益異數也在西曹五年勤慎奉職由
主事歷陞員外郎中兼攝三司及總辦秋審多所平反
自大司寇以下咸倚重焉有不可必力爭同列皆咋舌
不敢出一語弟侃侃陳言卒得請益上官亦信其無他
也每京察皆列一等辛巳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奉
命監賑以人多米少奏添米石併懇　勅下各廠查議
上可其議全活甚衆旋以叅劾失當鐫二級時仲兄任
少司馬每公退兄弟怡怡間以朋好詩酒自樂不自知

其未補職也踰年仲兄没弟哀痛過情

天子念文勤公諸子無在朝列者仍以弟補刑部員外郎弟益感激自奮泣曰

主以父兄之故棄瑕錄用小臣何敢不力竟以積勞成疾得痿痺之症踰年告歸時余讀禮家居相見執手歔欷涕數行下其明年余服闋入都弟養疴林下每書信往來皆力疾手書不異晤語壬寅余再假省墳墓弟猶無恙筍輿過從談吐如疇昔癸卯余還

朝弟送里許執手垂涕神色慘然若將永訣者余慰之曰弟無恐正

易所謂貞疾者也吾老矣不能宣力
朝廷當乞歸吾兄弟尚覬再相見也嗚呼孰意其不及
待哉甲辰夏弟仲子本崇復蒙
恩欽賜舉人報至已在床褥尚能叩首嗚咽閱數月而
逝嗚呼痛哉平生篤倫理厚親故事兄如父待弟姪族
黨有恩尤重友誼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謝病二
十餘年朝之公卿僚友咸歎惜不置參苓藥餌之資不
遠千里而來餽者無虛歲嗚呼亦可以見弟之爲人矣
生於　年　月　日卒於　年　月

日生年七十一歲娶宜人沈氏淑慎宜家　公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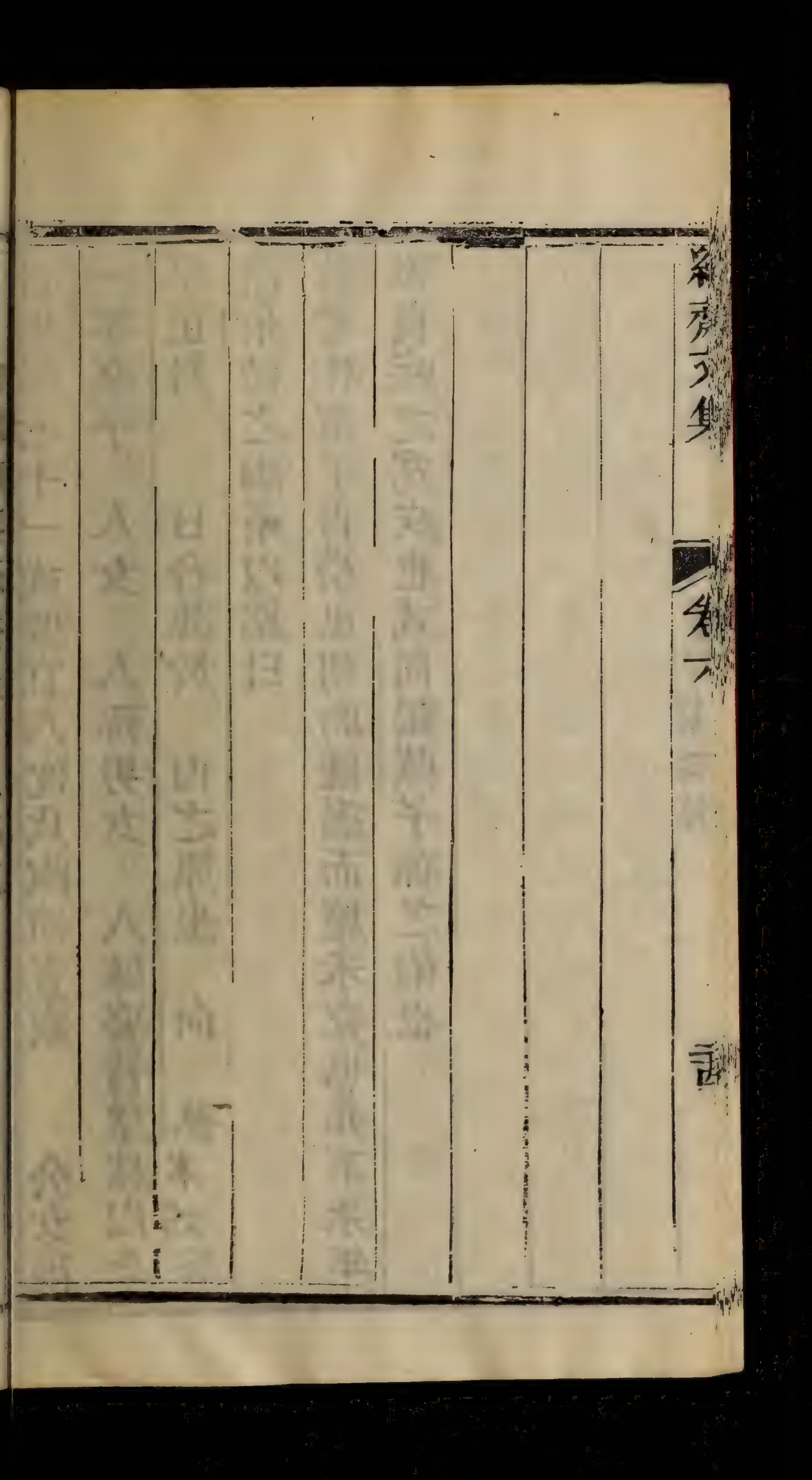
一年卒子　八女　八孫男女　八嫁娶皆望族以今

年正月　日合葬於　山之原坐　向　孤本端等

請余誌之幽系以銘曰

若考作室子肯構也胡昫既遏而施未究也非不永年

惟貞疾之爲疚也式固爾藏子孫之佑也



知臨潁縣琢菴張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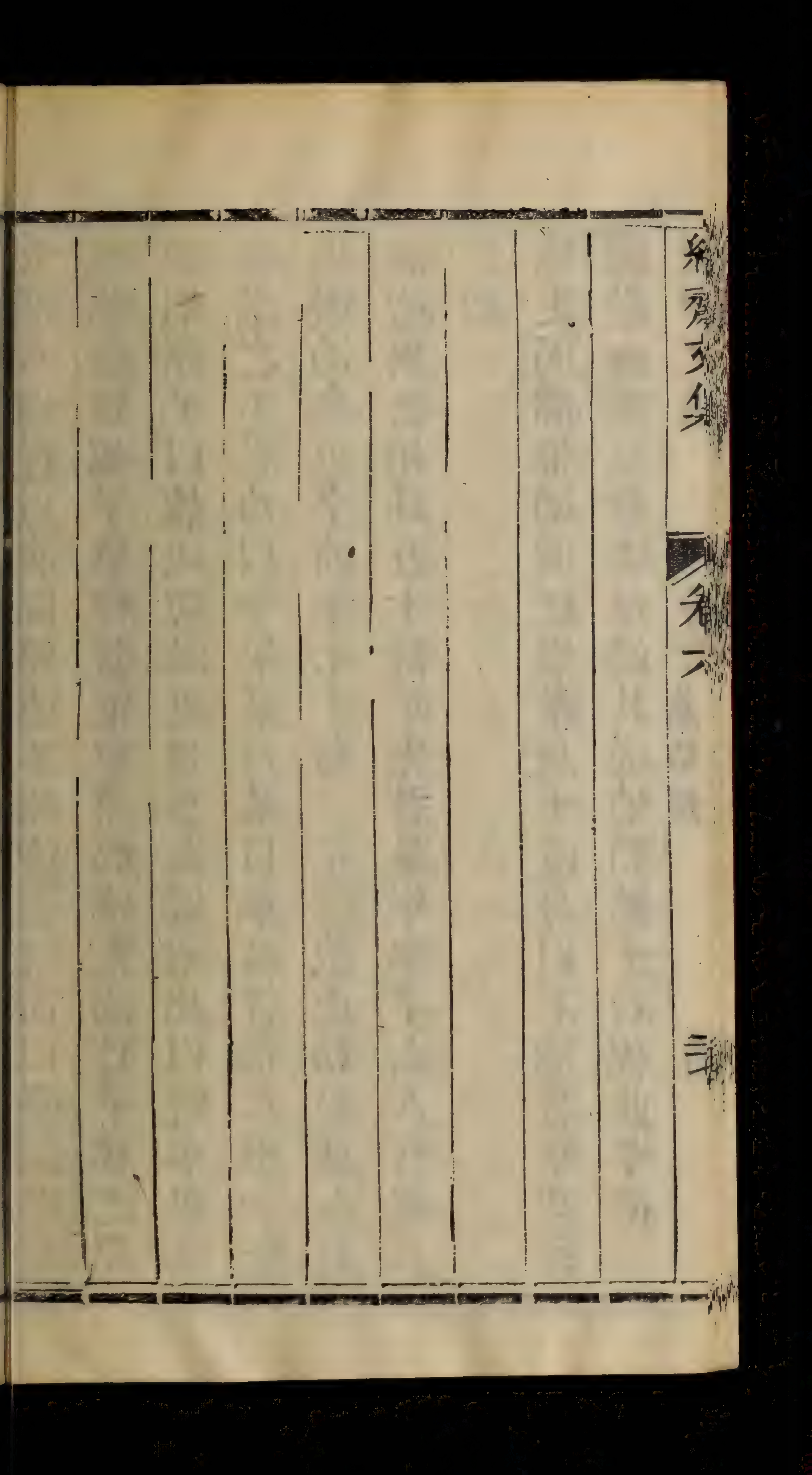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有七年考選內閣中書敕授文林郎歷知五縣權府事琢菴張君與其配陳孺人將合葬於母陳太孺人之兆其仲子壽蓀余姊壻也次其行畧使來請銘曰願有以誌諸幽余不文然不敢辭君諱　字季長琢菴其別號也先爲平和人後徙南靖再徙龍溪居郡城南祖諱　某累贈奉政大夫考諱　某號恥菴康熙庚戌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晉封朝議大夫當耿逆之變海氛復熾鄭氏餘孽蹂躪泉漳二郡公設計捍禦總督少保

姚公廉公才望悉委重焉渡海招撫降其渠帥數十人以軍功議敘加正一品朝議公生七子三福衍戊辰進士官吏部驗封郎中四福永丙子舉人歷任知縣皆有聞於時君行五少頴異十一能文章朝議公尤篤愛之年十五餼於庠名與兩兄埒中乙酉舉人丙戌計偕至京師遭兄司封君之喪哀痛逾禮偕四兄扶櫬回籍自是不應禮部試者累年事朝議公以孝聞綜家政暇則博覽經史子集詩賦古文尤工書法大中丞張清恪公延致鰲峯書院凡所著作亟加稱賞雍正癸卯試禮闈

不遇時新從父宗伯文勤公承直
內廷與相國高安朱文端公方以實學倡天下同修歷
代名臣名儒循吏等傳而獨以循吏傳屬君草又留君
同訂古文雅正一時名公卿咸推重折節願與交用相
國桐城張文和公薦授江蘇元和知縣調長洲以漕糧
霉變干吏議雲貴總督宮保尹公奏請引
見得
俞旨命隨往雲南授保山知縣權知永昌府丁內艱歸
服闋補河南武安知縣尋調臨潁君爲政精敏仁明持

大體凡有興革關民生利病者毅然爲之無囬惑在長洲時某寺僧未師不法藏匿婦女爲奸利君廉得其實具詳上官將寺租廟宇售其値以贍書院諸生之不給遠近稱快在保山興脩水利捐俸六百兩開黑龍洞溉田數千畝又捐金五百建置義學田租在武安臨潁俗稍淳尤懇懇以愛士恤民爲急充河南鄉試同考官所得皆知名士蓋君學有根柢而爲政知所先後類如此性孝友輕財重倫理筮仕以後所得俸餘悉均母弟二人無私積婚嫁猶子女不分畛域君之令雲南也母陳

太孺人尚在以滇閩路遠不能迎養旣而以憂歸君哀
毀悲痛如孺子慕經營窀穸得郡城東郊竹子林之原
顧謂諸子曰兹地穹敞異日吾夫婦祔此以終事母其
孤識之不忘乃以今年某月某日奉君曁孺人柩合窆
焉遵治命也卒時年七十有　元配陳氏勅封孺人有
淑德與公相莊五十餘年先君某年卒子六人女幾人
銘曰
惟吏而儒惟循匪迂惟孝友于沒身以不渝若堂若斧
鬱鬱幽墟兒兮依婖婦其從姑勒銘于石視此孝德



一 封修職郎文臺林君墓誌銘

林氏自唐九牧以來爲閩中著姓其在漳浦者居海雲之麓去邑東十餘里稱烏石林氏科名甲第爲一邑冠君諱在田字叶文自高祖以上多顯秩再傳至君考諱江謇以明經司訓永定調諸羅兼署彰化所至訓廸有聲君兄弟六人長早世君其仲也與弟四人皆自弱冠有文名雍正甲辰余與君兄弟同應童子試受知郡守北平耿公旣三試耿公廉知君四人者同懷兄弟也引至內署扃扉四人者左右分坐疏布席而以余介其間

自起草以至收卷耿公咸在視比揭曉君四弟香籌居第一余次之君與兩弟某某又次之謁見之日耿公謂余曰汝文宜冠多士然林生四八者同懷兄弟也德星萃於一門子宜讓之自是君兄弟文名大噪余與君兄弟交日益篤君於書無所不覽尤愛邑先正石齋黃先生書博綜條貫爲文章奧衍奇崛詩賦古文操筆立就不專事舉子業歷試皆高等督學而外自郡守監司以逹於制撫凡有文名知敬愛士者必亟賞嘆慕不置積餼貢成均幾三十年邑侯長公聘主義學爲一邑師前

後十六載所陶成樂育皆有名於時尤嫻經濟多幹畧邑有公事必率先擔荷修　文廟建紫陽祠濬陰陽二渠培地脉皆不辭勞勩當事咸禮重之人謂君文堪著作之行而不入承明才可爲世用而以明經老人才之在世也生之艱成之又如此其歿嗚呼爲可慨也夫性孝友同氣六人庶弟尚幼撫養教誨以至成立餘皆先卒孤寡咸賴之營先人宅窆必躬親晚以仲子虎榜任學官貤

封修職郎如其官享年六十有八以疾終於家實乾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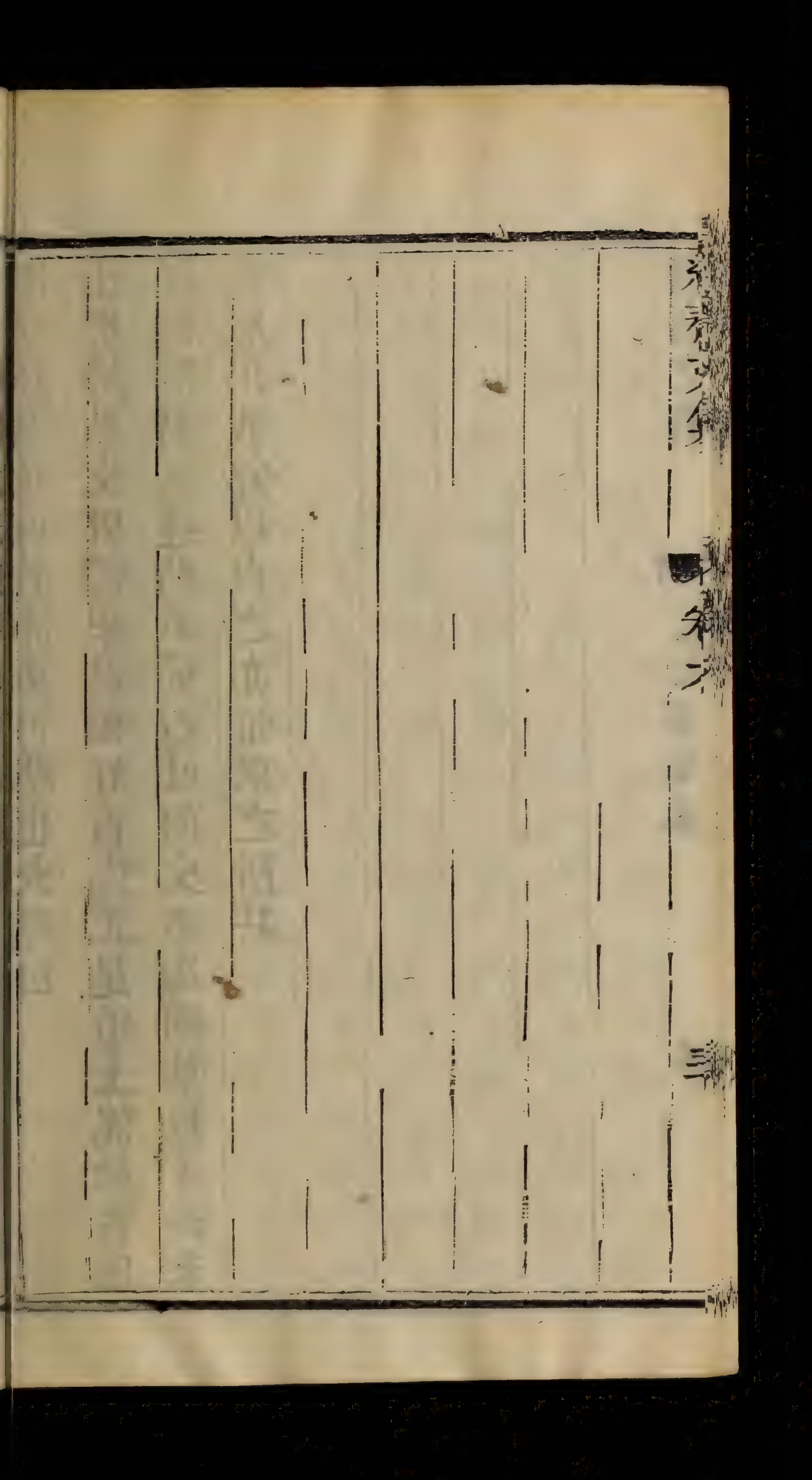
二十七年壬午九月二十四日也娶許氏貤
贈太孺人子四長龍墀太學生次虎榜拔貢生俸滿臺
灣彰化教諭候推知縣俱許太孺人出三鵷行太學生
四鶴書俱側室朱氏出女一人孫男女若干人曾孫一
人婚嫁聘字皆士族君沒之三年乙酉十一月朔將合
葬于烏石本鄉某原屆期仲子使以狀來曰君辱與先
子兄弟遊又辱爲姻親願有銘也敢以請余憶自總角
與君兄弟友今四十餘年矣君之五弟先亡季與叔亦
相繼以逝余皆在京師今之歸所相與道故者惟君耳

而又銘君嗚呼其亦重可悲也夫銘曰

士靡於時文弊體卑君獨好古先正是追士泥於古匪

迂則腐君又達時不茹以吐何文不爲國華長才而未

竟厥用我銘以貞之亦惟衆之所共



奉政大夫拔亭朱君墓誌銘

乾隆五十一年丙戌十一月庚子奉政大夫揚州江防同知歲進士拔亭朱君卒六年矣將以月之二十六日偕元配蔡宜人合葬於岳坑之員堆山君生前所自擇遺命屬諸孤者也先期其孤燿介其次孫弼使以狀來請曰願有銘 新 居憂廢業者兩年辭不獲命蓋封翁於新 爲姑夫宜人 新 同堂姊母也既熟悉其家世行事其敢固辭君 諱 允泰字階平別號拔亭世爲平和鶴坑人祖 諱 興孔以淸德重於鄉父 諱 拱字藻伯候選州司馬

以孫貴貤　贈奉政大夫有子三八君居長生而穎異甫成童博通經史所與遊皆當時名宿既補弟子員隨外舅蔡恭靖公主共學書院因得盡交閩士之秀者平生讀書鄙章句小儒不識時務好談經濟為用世之學慨然欲友天下士乃循例歲薦將往京師赴成均肄業未幾以祖母得末疾佐父侍湯藥不果行庚寅丁內艱既服闋而祖母年益高侍奉益謹自是二十年間不出鄉井丁外艱哀毀煢劬幾於滅性蓋其至性敦篤孺慕之誠雖三公不以易迴憶生平慷慨有大志思建樹於

當時至是鬢髮鬑鬖忽忽幾六十矣顧謂諸子曰吾壯
年志在四方以奉侍祖父母父母不敢馳情遊宦今已
就衰將無所用於世也汝等勉之乃遣長子輝入京用
蔡文勤公薦蒙
恩發往河工旋授江都知縣君遇
覃恩封文林郎擢江防同知晉
封奉政大夫如其官君既絕意仕進益放情山水習陰
陽家言凡山川名勝登陟不遐遺庚申赴瓜州就養遊
金焦泝大江登鍾阜歷覽金陵諸形勢逾年而歸迺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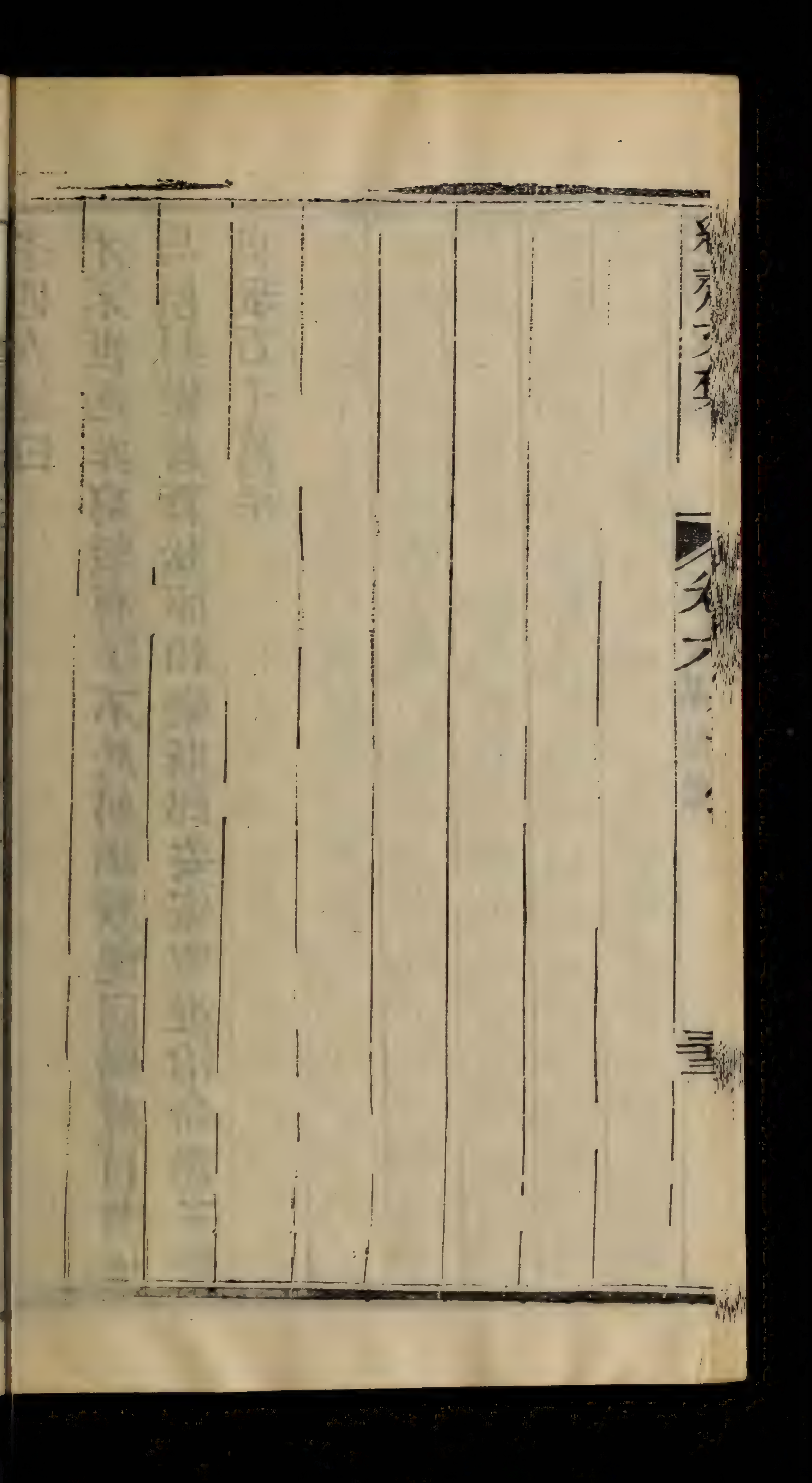
宗祠立四親廟自始祖以下咸修廟祀素剛毅方正待
族衆嚴而有恩事無大小悉咨以行兩弟早喪撫孤子
女如已出與宜人相莊白首無間宜人婦順婦德纖悉
無遺憾懿行具君所撰行述中先君十五年卒君哀痛
不禁長子江防君以內艱歸亦遘癱患逾年而没君益
不自持晩歲元孫　生五代相見族戚稱慶而君自喪
長子以後時鬱鬱不得意以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四日
卒於家距其生康熙丙辰八月十四日享壽八十有八
宜人生於康熙十七年卒於乾隆十年享壽六十有八

子四人銘曰

才不世遇非窮縠有子不於躬諸厥配同歸藏員者堆

馬鬣封鬱蒼蒼松耶柏樂斯邱安窀穸從治命孫子賢

貞珉石千萬年



臺灣統兵參贊大臣福建陸路提督世襲輕車都

尉又一雲騎尉萇谿藍公墓誌銘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八日臺灣統兵參贊大臣福建
陸路提督世襲輕車都尉又一雲騎尉萇谿藍公卒於
軍奏
聞
天子軫悼加贈　太子太保賜白金一千兩治喪卹典
如例先是五十一年　月臺匪林爽文倡亂戕殺官民
攻陷城邑臺地一時無備賊勢甚張泉州厦門水陸二

提軍皆東渡
上以內地闕大員彈壓調公入閩時公提督江南駐松
江府聞
命疾馳二千餘里未十日至福州授福建陸路提督旋
調水師復奉
命爲參贊大臣提兵渡海駐鹿仔港時前後皆賊營彌
布水陸公親督將士旬日間力戰數次多有斬獲慮兵
力不足奏調漳兵二千又密遣間諜與賊夥諳委者陰
入賊巢說諸脅從聯諸村莊給與小令旗約以官兵二

至親此爲內應部署既定方冀厚集兵力刻期進發未
就而疾作憤懣不自顧惜力疾督戰病轉劇猶乘竹兜
子指揮軍士諸將勸以暫息調養公曰吾受
恩至於如此奈何以病誤玆大事耶將易簀時猶誦杜
工部出師未捷身先死二語囑諸將曰吾在軍即以征
衣殮死而有知也必來殺賊言訖而逝無一語及私可
謂以死勤事者矣公諱元枚字卜臣世爲漳浦人居長
谿因以爲號藍於浦爲著姓前明時有諱銘球者官侍
御歷宣大三邊湖廣巡按入

本朝以來族祖義山公諱理以平臺功官福建水師提督諸弟皆將帥公祖諱廷珍少隨義山屢立戰功為南澚總兵官辛丑朱一貴陷臺灣總督覺羅滿公用為先鋒七日克復臺灣功第一授福建陸路提督世襲輕車都尉卒謚襄毅以上三世皆贈榮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父諱日寵銅山營叅將

誥贈建威大夫江南提督如公官妣蔡氏禮部尚書文勤公女

誥贈一品夫人公幼聰敏端重如成人初襲職發廣東

候補歴署肇慶春江協副將補海門叅將陞龍門協副

將調澄海皆能其職用龍門任內拿獲逃犯功陞金門

鎮總兵官丁內艱服闋補授崇明鎮總兵官四十七年

崇明大水異漲漂溺死者以萬計公會同巡撫閔 布

司吳 計議賑郵晝夜巡視全活甚眾辛丑甲辰

皇上南巡兩㴠

大差

召見奏對皆荷

俞旨奉

命扈御舟行爲護衛葢異數也四十九年江南提督
上下兩江水陸七十餘營軍政蕭清兵民輯睦值歲大
飢嚴檄各營防緝盜賊全省晏然平居坦易不事矜飾
所至無赫赫名而去後皆謳思不置臺計至江南官民
爲位而哭互相弔唁知公之入人深矣當公之未渡臺
也漳浦有林吳二姓終年械鬬官不能治公星馳至浦
督緝又土豪許姓欺凌弱族藉命搶奪一空公遣營員
擒捕十數人悉置之法自是豪强斂跡俗爲一變性嗜
書通文藝經史子集靡不究覽凡奏摺文移書札往來

皆操筆立就不假手他人卒時年五十有二娶蔡氏侯
選州同知諱長淏女 誥贈一品夫人先公卒子八人
長誠娶蔡氏太學生本樹女次恩次振俱早卒次傑娶
趙氏邑庠生錫女次得勝娶蔡氏予告大學士孫女太
學生本份女皆蔡夫人出次魏次玗次琛俱側室出尚
幼未字女四人一適蔡 一適林 一適蔡
一未字孫男女六人以今年三月二日合葬於其鄉某
原系之銘曰
邈矣東寧實維巖疆公家懋績世載旂常昔在義山血

戰拖腸會是三紀一貴跳梁桓桓襄毅七日三捷鹿耳
鯤身如履平闤爰及我公維苞有蘖
天子曰咨繩爾祖烈力疾視師匪躬植節殞以征衣英
魂不滅遺言在耳部曲悲咽
帝鑒公誠贈賻寵錫宮保榮階崇班載陟更
諭禮臣厥終允飾岡阜蒼蒼堂斧翼翼勒銘幽宮以爲
臣則

鄭近菴先生墓誌銘

乾隆甲辰余典試禮闈得進士若干人龍溪鄭生玉振與焉其明年余請老歸田鄭生需次在家時相過從益悉其家世今年春狀其尊人行畧來乞銘於余并舉南豐曾氏所稱道德文章足以行世傳後爲請南豐之云非余所能勝顧以通門之誼其奚敢辭君諱兆福字砥祥近菴其別號也其先世自元至正間一世祖均賢始居古縣數傳至明中葉族始蕃以甲科登顯宦者甚衆或別建里居獨君以上一脈仍處舊鄉至今爲古縣鄭

氏大父諱質以耆年碩望重鄉里一堂五世及見曾元百人父諱宗岳國學生子四人君居次幼端重舉止若成人同郡孝廉許長人先生余同年友也一見知之遂配以女二十三補弟子員君自爲諸生卽慷慨以才氣自豪務爲有用之學不屑屑於制舉業曰究心史傳中應時濟世盤錯諸大端暇則危坐一榻手書古人奇節偉行粘壁閒晝考夜思以故事無巨細皆能得其竅郤議論古今可見諸施行凡有疑難徐出一言以定自君沒至今垂二十年鄉族多故諸父老咸曰使近菴若在

事不足爲也又曰近菴在日里有豪强必摧抑之而右其善良者俗以不偷何今之不然也嗚呼此可以概君之生平矣與人交不負所託險阻無所避見不平義形於色若拂抑之在已也必爲力伸恒面折人過人多憚之然事平又未嘗不心服卒無怨者性至孝考晚年得脾泄病凡易褻衣滌便溺器必躬親母嘗遣人代之君愀然曰委之人不能悉當吾意况親心乎且見惡穢退或有難色余不忍也其他色養類如此屢困場屋不少挫然亦不能俯就有司繩尺終以不遇益勤家政建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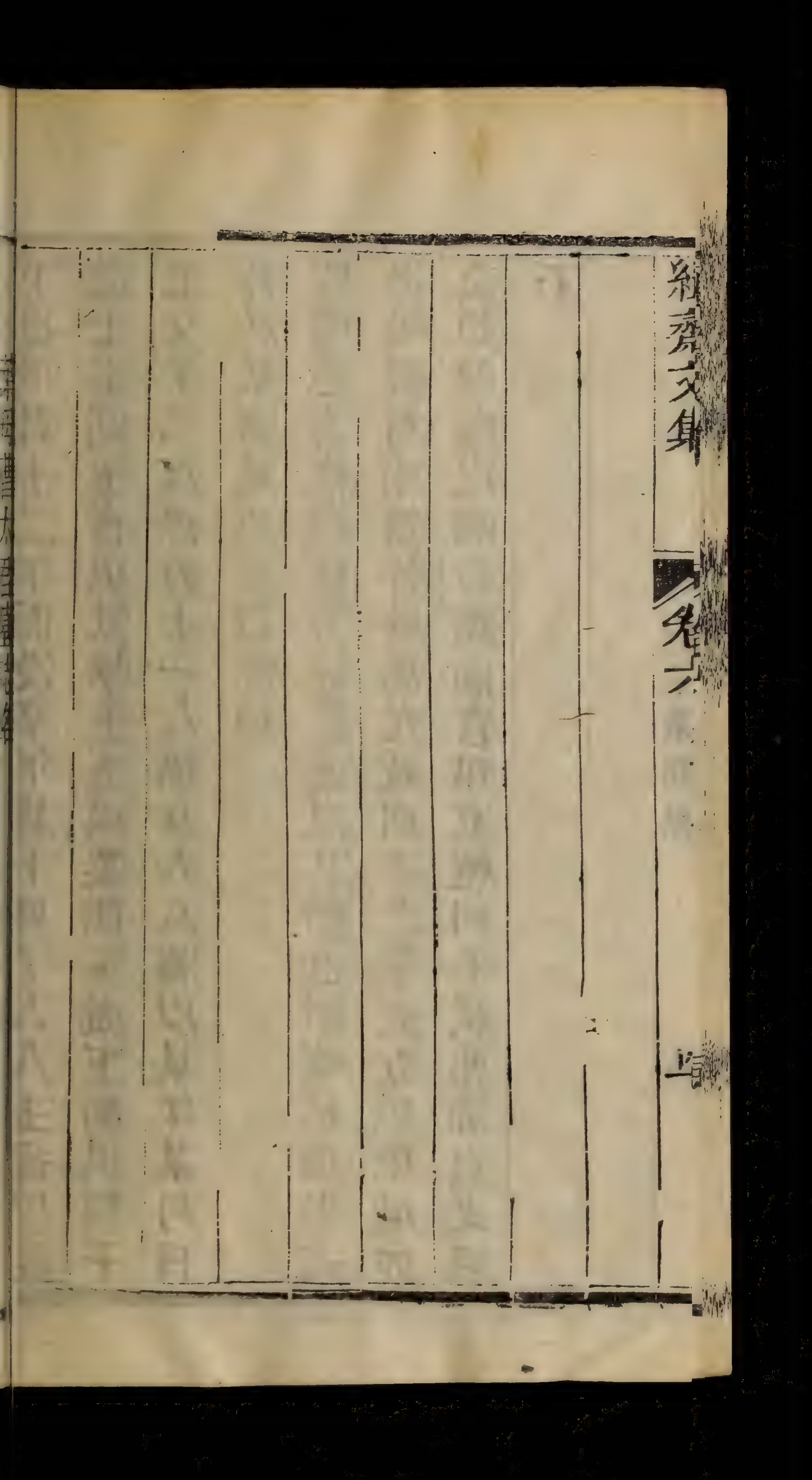
祠置祭田獨身任之嘗議修族譜行古宗法未就而卒時年僅四十有六娶孺人許氏雍正壬子舉人諱應元長女年十九于歸逮事祖父母父母能得歡心其在婦職之常不悉書書其至者君性剛閑家或檢束太過孺人默為調護婉娩周慎能使娣姒感悅無間大易所稱家人嗃嗃其悔厲之吉為難能也又君在時孺人訓諸子不嚴而寬君沒則不為寬而為嚴嘗曰缺

身名教為無忝隨分及物為有用否則無

呼此豈巾幗之流所能道及哉宜玉振述之

下也後君十二年而沒享年若干男子六人玉振甲辰進士玉颺玉書俱武學生玉瑛業儒玉璇玉衡俱國子生女子二人孫男十一人孫女六人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系以銘曰

嘐嘐志古獄獄懷方好是正直其動也剛崛桔振困式遏雄張有諂無忤終焉允臧刑于之孚天立厥配威如交如健順以濟勤銘幽宮邦家維則千載弗渝貞此珉石



葉母曹太君墓誌銘

海澄進士葉君廷推以教授司訓龍岩州乾隆二十二年以母老丐歸侍養於是母太君年八十七矣色養又八年而卒享壽九十有五其明年九月將合於贈君繹軒公之兆冢孫丙閣中書舍人文馥以教授命奉狀來請余銘余與教授交久又常一至其鄉熟悉其家世事其曷敢辭太君姓曹氏系出元進士諱用之裔儒士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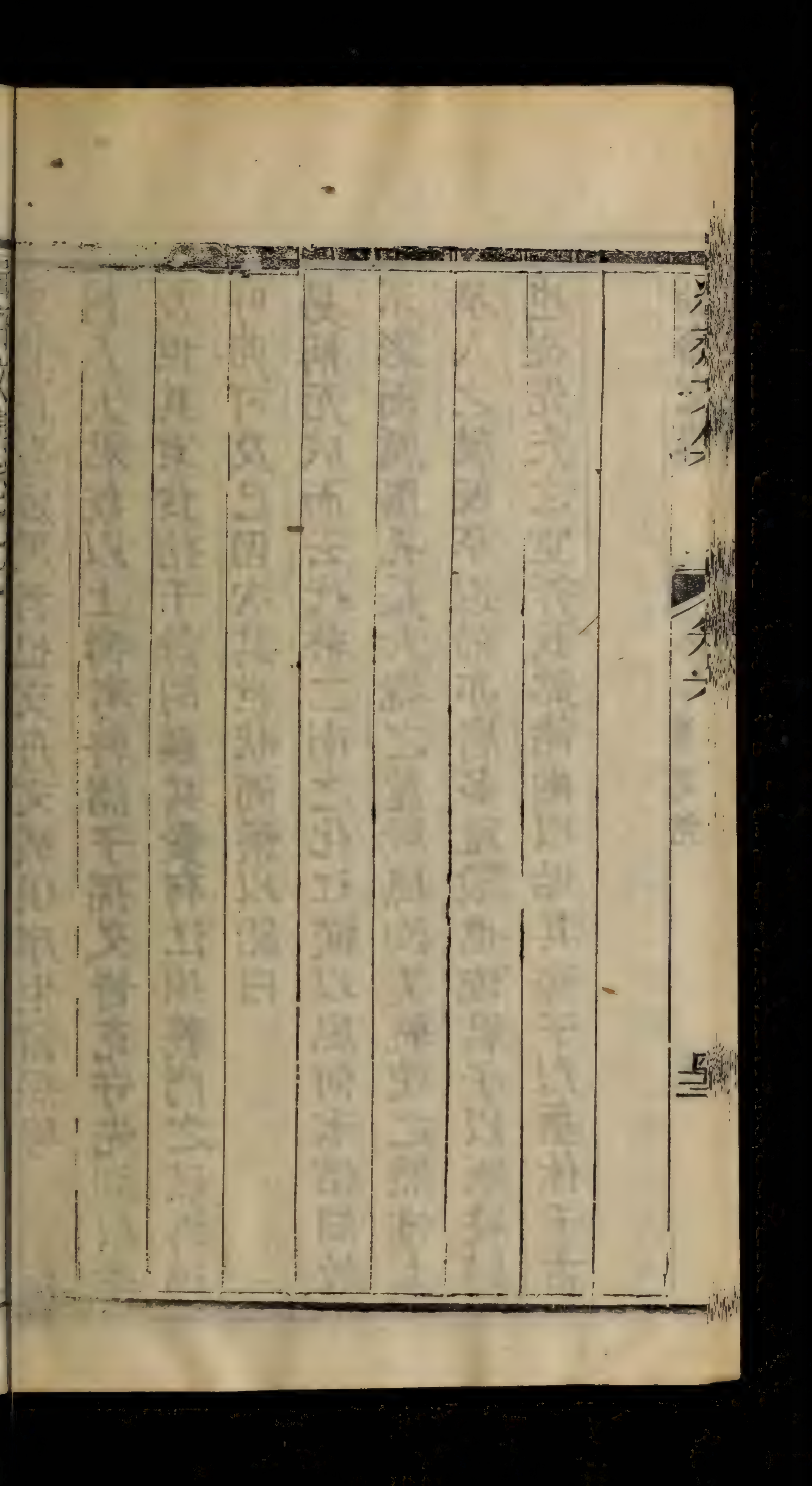
女也年若干歸贈君嫻女誡守禮明義恭儉而仁恕與贈君相莊白首無間言當于歸時姑劉安人已没

舅寶圃公性方嚴太君婉娩承事曲得歡心襄大事尤盡禮贈君兄弟五人同居共食太君介居娣姒通有無勤操作嘗脫簪珥以營伯氏之難嫂丧逼炎暑手大小殮衣被哭之曰盡瘁事庶姑尤加謹庶姑林安人常病手躬爲梳櫛下至中帬厠牏親自檢滌後庶姑以壽終遺命二女子曰嫂氏賢孝事我如事姑汝事嫂當如余聞者皆感泣待臧獲嚴而有恩婢女髮覆額必擇配嫁之教諸子以義方教授兄弟偶有差失輙長跪受教誡不少假詞色性儉約一綵裃禮服數十年不持齋佞佛

而每却葷羶至賓朋祭祀必豐以潔凡贍君嘗宗祧𦽔
祀田恵鄉里匡困賑貧悉竭力贊成之無吝容亦無德
色葢大義明而天性厚也余自庚辰春一至海澄過其
鄉與教授道故登堂問太君起居留宿大觀山房因與
陟山巔周視鄉里其衡宇質朴其羣從恂恂雅飭少長
有禮其邱隴墳墓皆在山麓不惑葬師遠圖吉壤教授
爲余言自其先世以來居喪不用浮屠村俗迎神設醮
諸妄誕不經無關與禮者悉禁絕巫覡僧道不得有事
於鄉環所居數十年無博塞者雞犬無驚夜戸不閉余

聞之爲太息也又鄉有婦順之教凡勃谿詬誶議罰有差至今里閈中婦姑妯娌無敢反脣相稽者嗚呼此豈末俗所常覯哉用是知贈君之教行於鄉而太君之能以身範也太君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子男六人長晃華贈徵仕郎次禺功加都司俱先卒昱章貤封徵仕郎昶章昪章俱國學生廷推甲戌進士即教授也太君先以都司受恭人封至教授以文階封太孺人女二人皆適士族孫男十有六人文馥昱章出嗣伯兄晃章爲後今爲承重冢孫即中書舍人與教授

癸酉同登鄉薦者也文舟文載俱庠生曾孫男二三存
四人太君既以上壽考終諸子孫又皆克守先訓以孝
友世其家食指千餘同爨共爨有江州義門之風焉嗚
呼弗可及已因次其世狀而繫以銘曰
易稱无成而云代終二南之化江漢以風何末俗閭教
不彰而厲階孔長大觀之麓厥風洵美孰使之然惟太
恭人之軌既享遐齡亦膺多祉穀也佐君子以永終歸
也從先夫之堂斧我銘諸幽以貽其孫子以垂休千古



漳浦蔡　新葛山

墓表

副都御史嚴溪傅公墓表

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副都御史嚴溪傅公有疾在告越月薨於第時公長子峻還滇次子嶷以予之素稔公也賫狀請表其墓憶壬戌癸亥間公居閒京師余時在館職於公爲後進公顧與余爲忘年交偕同志雷翠庭鋐劉蘭谷芳藹李韋園清芳黃靜山永年陳體齋仁鍾勵

暇晷六七人月訂數會會必課所學考鏡得失旁及古今治亂人才盛衰學術事功之邪正文章之眞僞咸各舉所見辯難究詰衷於一是而公尤慷慨自負每及古人忠孝大節直言讜論必掀髯奮袂睪然有尚友千古之志以故公平生行己立朝居言路往往不負所學亦其天性然也公諱爲玓字嘉言號謹齋别號嚴溪滇之元江人中雍正丙午舉人癸丑成進士乾隆戊午由翰林檢討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尋擢奉天府丞未幾以奏請廣奉天學額鐫級歸辛巳再起補光祿寺少卿踰年

遷鴻臚寺卿丁亥陞大理寺少卿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人咸以晩遇爲公榮謂公將大用得行其志惜乎公竟迫暮而遽嬰疾疢以終也卒時年七十公之爲御史也首以請補明季殉難御史趙譔贈諡事下禮部議覆准行賜諡忠愍譔公鄉人也官京師以罵賊死先是公與同輩計偕至京拜趙墓於城西偪仰天嘆曰公義烈如此而贈諡弗及邱壟沒荒榛吾異日得爲言官當沐浴首陳此疏至是果如其言其年五月詔求直言公益感激思奮直陳萬餘言其大要在去奸

民端風化滿獄訟袪冗蠹申法禁皆關　國家大計併請令在廷諸臣如翰林曹司皆得矢謨入告言雖未盡用論者以爲有古名臣風烈云在奉天攝學政奏立書院請　旌王瓚孝子皆有關風教在鴻臚奏請復謝恩官慎選學習序班一時稱便最後居憲副佐持風紀慨然以整肅臺綱爲已任謂御史爲　朝廷耳目不宜兼曹郎有乖體制疏請停罷以符名實得
旨允行著爲例而所惓惓不忘者尤以言路爲重披瀝覆陳亦其忠愛之心有迫而然不自知其過計也昔朱

子有言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若公者可以無愧矣初公閒居時名重公卿會
詔大臣舉賢自代副都御史梅公穀成通政使雷公鋐並以公名上時舉代者多不次用而公以母太夫人年高乞養歸購書萬卷自隨以雲南僻遠少書籍也平生慕湯文正公由監司解官家居從夏峯孫徵君講學蘇門十載卓然爲 當代名臣思效其爲人故自奉天言事左遷需次京師八年暨終養又十三年仕途顯騎升沉家計盈絀不攖於心惟讀書不輟如儒生人之見之

者不知其爲京朝官也性直諒貌如其心與人交藹然可親然有不可則義形於色雖顯貴人不少挫余自丙寅冬督學中州别公於都門中間離索二十餘年南北殊途出處異致迄丁亥始再晤京邸回憶舊遊落落如晨星相與感歎欷歔愴然涕下然竊幸公碩果得輿雖蒼髯皓鬢猶時時賦詩飲酒彈棋論古不減壯年豪致因得以听夕道故問難如曩時而不謂公之遽至於斯也是可悲已按公先世居江西高安縣之菱湖曾祖時鶚始遷滇之建水時鶚二子長大年歸原籍次大美公

祖也實始隸滇生五子公考琳與其季璉俱登鄉[illegible]

已　　　　　　　　　　　　　　　　　　　貢

覃恩祖考皆贈中憲大夫如公階祖妣吳妣李皆贈恭

人配淑人劉氏子二長峻增廣生次嶷太學生孫三八

公之歸省太夫人也取道西江拜高安禮祠偕族姓言

歡敘長幼講孝弟里黨觀者咸歎息稱盛事及歸攜其

支派世系纂修族譜既成郵而合之公之敦篤本支又

如此所著有明儒四家纂斯文易簡錄讀漢書論等集

藏於家尤富於詩裒然成帙未梓也他懿行見於志狀

不悉書爲表其大者使歸而勒諸阡

時 奚公

兵部尚書總督浙閩覺羅滿公墓表

烏虖是惟覺羅皐山公靈鬼之藏公諱滿保滿洲正黃旗人系出天潢自高曾以上代著旂常考少詹事諱僧參貝畤望公其季子也年二十二登康熙甲戌進士改庶吉士丁丑授檢討戊寅春以詞臣副刑部尚書傅公左都御史張公赴陜西清理糧冊蓋異數也遷侍講兩典試事擢授國子監祭酒奉

命冊封朝鮮嗣王祭告禹陵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

經筵講官時

聖祖仁皇帝御極五十餘年寰宇奠安愷澤翔洽獨東南瀕海之區久爲奸宄逋藪舊染宜新而民困甫甦凡所以調護扶植之者尤亟公以懿親侍從疊被

殊恩入襄機務

天子知公才可大用遂畀以福建巡撫之任下車浹日首劾閩帥之縱盜市功與夫劇盜之恃撫暴横凌虐鄉里者遂悉擒羣盜殲其魁剿滅黨羽閭閻樂生農耕於野士興於學烝烝乎易俗移風矣迺請遴才能以居劇

北已廣俟修輯寧五載

天子益信公果可大用

特命總督浙閩兩省公職重身勞幾叢慮密不憚暑烈躬按七郡之災全活億萬親度環海要地自浙江乍浦至閩粵南澳之交上下五千餘里建墩臺水寨一百二十七所安礮位一千一百七十有八海洋至今賴之所至鴻施茂績若廣儲蓄均糧餉釐漕弊勘關征各有條法大率兩省民生之厚兵防之周庶務之詳實自公籌之始究也臺灣新隸版圖孤懸海外其慮者寵且梗公

按圖考跡增北路淡水一營以扼其後時亂猶未萌也
辛丑五月奸民朱一貴倡亂戕殺鎮將焚府治全臺盡
陷警報一日夜至省會公聲色不動密召同城文武計
議以次日具海舟聲言運米下遊次日大閱兵老弱盡
令入城丁壯登舟刻期順流南下於是衆始知有臺變
公乃由陸路大張榜示凡有技勇超羣剽悍不羈之徒
咸許投軍門充伍雖舊日過惡悉與湔滌於是漳泉羣
不逞之徒思乘間竊發者咸歸幕府內地始安公親駐
厦門所檄召水陸之兵先期雲集米粟積如山以六月十

帥將出師密授機宜盡銳攻鹿耳門水高數尺揚
進十六日克安平鎮轉戰七鯤身皆大捷二十三
定府治賊惶駭奔竄北路而淡水一營阸險以待
軍夾擊賊進退狼狽束手受縛凶渠獻俘七日而
悉平公之方畧素定迅奏膚功如此捷聞
上下詔褒美而公惟以不能消弭未然自引咎
宗憲皇帝紹登大寶錄功加兵部尚書
賜一品封贈仍畀以巖疆之寄公次第經理浙東西而
水利潮防運道鹾行及海塘柴石諸切務無不盡心焉

民不擾而事畢集至於今皆尸祝之惟公實被　兩朝之寵眷受任總制一方用能奉宣威德使反側畢安瘡痍獲起利賴施及無窮歷四十年竟以勤事卒於官烏虖公文武壯猷與方召比烈其不朽也夫有子十二人博艮阿那哈吉福吉祿滿吉蘇金山吉禧金樑衡山嵩山承福吉善咸稟公遺訓吉善今爲祭酒樹學懋勳思纂就前緒以新共事成均久且闇人知公熟也因請表其墓道之碑系以銘曰

錫維城藩屏協勛厥躬東南攝勒鼎鐘光玉牒

贈光祿大夫大學士柏巖長公家傳

故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長公諱庚字柏巖其先江西馮氏遷遼左順治元年
定鼎燕京公曾祖父扈
蹕以入世爲內務府鑲黃旗漢軍人公生而穎異丱角喜讀書習舉子業爲文詞樸摯多近裏之言試於鄉九躓不渝中康熙丁酉科舉人出知縣事初蒞閩之武平攝安溪調漳平被議事得白復調漳浦漳浦爲閩南劇

邑官斯士者往往以操蹙爲能公獨整躬率物易直子
諒所以洽人心厲風俗者發乎至誠不假矜飾而誠之
所動若草之受風油然自順不可得而名也先是春秋
行釋奠禮牲牢之供取之屠肆而不與直其始出於奸
胥之舞文已而遂沿爲故事公以爲卜牲麗牲凡所以
明齋肅奈何索諸市而重爲民累耶立除其例時民間
猶有以供給官府爲患者特揭示通衢自可絲粒米以
及菓蔬魚肉悉依民價以償於是闔邑士大夫下至閭
沽負販無不戴德立碑以識不忘縣南有得仙橋直閩

廣孔道圯於水行人病涉公捐俸以倡修復舊觀往來利賴焉其他葺學宮修雉堞城樓興舉皆當民心聽斷獄訟坦懷相示使民各得輸其情不爲鉤距之術民自以不欺涖浦數年無水旱災祲癘疫及奸匪嘯聚格鬬諸事俗以大和旣乃以母太夫人年且八十以情申大吏得請於　朝奉太夫人終養　京師去縣之日民扶老攜幼匍匐走送公遣之不能舍也乃夜間行以去初公之在漳平也縣之永福里地環山中其民惷愚或髮皤齒豁不知城市往往不以時輸公稅催科者數至則

又慼其長吏之煩苛醞釀至於悍不可以諭公抵其地問父老曰若輸將輒不如令者何曰官以威脅我而吏以賦廹我吾儕小人弗堪也公為開陳大義言 國家體邺閭至民得詣庭自行投櫃若固樂輸何患廹脅為乃會計其賦額而約之曰毋怙爾頑疇能從爾剜倉廩早貲室家其完皆大悦自是永福里爭先輸稅僉曰長官活我使我不陷於不義俗謂父爺民戴公德以公為我父也方是時公蒞縣才四十餘日耳會有疑獄公察知其狀將平反為期鞫兩造於城隍祠令觀者共聽之

因爲持其事者所嫉劾罷既罷舍於曾氏縣民知公不受錢來餉公固却弗受既而鄉晨門啟則米鹽蔬薪雞羅門外饋者竟絕去莫知爲誰久之而曾氏之門米未盈則市弗糴也薪未集則室弗炊也如是者有年迄今過曾氏者猶思慕不衰如周民之撫甘棠懷召公也凡公之爲治以誠得民類如此家居十餘年吾漳人之與計偕至都下者必造公之廬而請謁焉或手菓乾蘂茗以餉曰鄉味也知公不嘗久矣公亦時具盤飧延共食酒數巡相與道故懇懇如家人狀公少與故吏部侍郎

留松裔公友善自公出守十二年而歸松裔語人曰猶是當年馮柏巖也二公至七十餘歲懽洽如一日其與人交能久敬有晏子之風焉公以子今大學士英公廉貴　贈如其官

贊曰爲人上者至能使民悅而信豈屑屑焉計劇易而論事功哉公爲政無赫赫之譽而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至於没身不忘嗚呼此非可以僞爲而强民若是其故可思也傳曰明德之後世有達人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諒矣

彊恕林先生傳

先生諱瑩光字韜仲漳浦人世居海雲之麓平生友教四方所成就不可勝數晩搆小築顏曰彊恕草廬於是及門稱彊恕先生康熙間新從父文勤公以翰林家居應大中丞陳清端公聘主鼇峯書院講席七閩之秀咸萃先生以諸生爲學使者薦從公肄業凡公所以講明濂洛關閩之書一時從遊士或拘牽習俗未能自拔而先生獨毅然以爲可行公嘗曰林生信道甚篤其學其行皆可師表後進也因移書族人延主西湖家塾洎公

自會城歸又延主下佈家塾時新諸兄弟稍長者皆從學先生立條教甚勤講解經史示為文義法自晝日至夜分不休其後或館邑中從遊日益衆前後五十餘年生徒半一邑凡吾家之秀出等夷與夫邑人士之卓然有立者大抵皆先生弟子也乾隆庚辰新請養歸里再延先生至家督諸子時先生年高不欲煩以訓詁而先生顧不自逸新晨夕竊視回憶三十年前侍函丈皐比談經掀髯奮臂商古今人物得失精神栩栩如昨日事益歎先生完養為不可及也先生為人美鬚髯善談論

遇事慷慨每公正發憤雖禍患不以攖其心待後學多繩禮法與人交常面折然皆出至誠人無怨者性孝友與伯兄既分産歲常以所入脩脯分給之居父喪哀毀逾禮經營塋事必親登邱壠度穴小大雜傭伍負土成墳母趙太孺人年既高孝愛益篤每假館歸必攜私錢爲壽食他所遇糖飴菓品必懷以遺時或嬉戲母前母笑曰汝欲效老萊子耶年六十時諸子爲週甲稱觴先生雞鳴起自盥漱祝天爲母延壽畢卽就母牀前作初生小兒啼母曰汝辰時生日已高豈若是早耶因大笑

以爲樂其天眞孺慕類如此至閒家有法首重男女之防嘗言閨門中寧以嚴爲主凡人家所以致敗者皆少長無别男女混雜所致故自中年以至耋老雖親生女子暨子婦孫婦未嘗有親相授受者晚歲益喜爲文每一篇出必集弟姪子孫使各出已見雜議之以觀其識解故家雖貧而常有以自樂應鄉試十七科皆不遇而志不少衰無拂鬱怨尤之態可謂冲養有道者矣卒時年八十子元淞元淮俱先後爲諸生以孝友文學世其家

蔡新曰呂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新幼承諸父訓長而受經所卒業者惟二先生其一爲同邑樹滋陳先生其一則彊恕先生也皆以眞誠啟迪惠訓不倦新兄弟幸不隕先緒二先生之力爲多今彊恕先生子孫盈庭皆能讀祖父書有聲庠序異日顯揚褒大光昭先生之令聞宜也獨陳先生長才博學爲文勤公所薦竟不用鬱鬱以終以兄之二子爲嗣今僅有存者又皆貧困不能事詩書繼承其業太史公有云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余因傳彊恕先生

而並及之以志不忘嗚呼爲可慨也夫

贈奉政大夫工部屯田司員外郎讓亭莊君傳

君諱琛字堯甫號讓亭泉州惠安人其始遷祖曰敬齋數傳至君考厚毅公諱際昭世有隱德不以名位顯厚毅公三子長珍侯選州同知次道基國學生君其季也少警慧喜讀書閩泉漳二郡當國朝定鼎十餘年間海氛未靖至康熙甲寅遭耿逆之變鄭氏餘孽復乘間竊發往來海上山寇內訌蹂躪殆遍士民失業傾家流離播徙者不可勝數君兩兄旣事遠遊爲生計君亦自以少壯不忍使兩兄獨勞從之遊後遂肩兩兄任業以

大振君至性過人篤倫理父歿事母益恭謹常乘海舟客吳將抵上海颶風大作駭浪連天桅舵檣舵俱摧剝船幾覆舟人惶怖無人色君叩天號泣曰死無所恨恨不得終事母耳天而哀吾母也尚使某得生還以養俄而風息人咸異之兩兄既沒撫遺孤如已子家益裕好行其德邑嘗苦旱大飢出廩粟以濟全活甚衆鄉里有以緩急告貸者隨所給不責券貧無力者助之凡橋梁道路有所興作關利濟人者必捐貲以倡邑人賴之自奉儉約終其身無侈靡豪奢之習卒時年六十有一子

五人孫男十一人曾孫十有三人君歿十餘年以子維
讓職　贈君儒林郎候選州同知孫兵部職方司郎中
世英前爲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時貤　贈君奉政大夫
如其官世芳乾隆庚午舉人自是遂爲宦族以文學科
第顯其家云

論曰閩當承平以後濱海輿區沃壤廣衍有力者坐收
膏腴連阡陌通魚鹽貨舶之利不數年而致巨富者多
矣然皆擁厚貲侈第宅聲伎苑囿以自封殖而贈君獨
以厚德聞君篤行君子也生不沾一命而受子孫褒封

遭時多故不克竟學而子孫擢高科遊庠序者接踵僊曰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天之報施善人夫豈誣哉

從弟太學生遜冲家傳

弟諱長灘字遜冲宗伯文勤公四子也爲人方正剛果簡曠而敏於事年五十以太學生終於家文勤公有子七人五六天而殤長長漢雍正已酉舉人特恩授刑部主事次長澐弟子員以優舉由知縣歷官按察使擢兵部右侍郎三觀瀾辛酉欽賜舉人官刑部郎授監察御史七長汭亦欽賜舉人當是時天子念甘盤舊學凡公諸子得以姓名自達必蒙

恩澤居官能稱職必加顯擢遜冲自幼侍文勤公京師得閲當代名公卿緒論所見益廣爲文不拘繩墨娓娓千言立就壯歲益自磨礪練習世故爲有用之學迨諸兄以次授官遂棄舉子業獨身掌家政人謂遜冲子才過諸兄出必膺顯仕遜冲笑而不答性友愛諸兄在官家事無鉅細悉綜其任不分畛域歲時購致鄉味附買舶以進伯仲二兄相繼没經理其家嫂姪安之所居梁山之麓曰下佈自曾祖閣學公以來群從蕃衍數十家凡賓祭婚喪疾苦遜冲必先至爲區畫曲盡其誠諸母

中有事難猝辦者必曰俟遜冲至至則立就籌策劃然以解或曰如此誠善顧費無所出奈何則笑曰吾已知之矣因出所袖金如所需之數與之子弟不率教不加面斥但仰視不出一言咸跼蹐不知所措鄉里惡少及諸豪奴悍僕驕蹇夌貧弱聞遜冲至慴懾就繩束自高祖以上族姓數百家居邑內外遇紛爭必詣遜冲爲平曲直酌準情理責以大義無不輸服迄遜冲世無有骨肉搆釁自致終訟者其嚴毅公誠足以服人類如此遜冲既以信義重鄉族諸當道咸敬禮之自邑侯郡守監

司皆折節願交大小事必加咨訪遜冲亦侃侃無避忌凡吏疵民病事勢之當否人心之情僞胥役之積弊舞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諸當事亦多虛公採納見之施行漳郡邑衙蠹茂視紳士如土芥見遜冲則趨走承顏色無敢不恭諸紳士咸倚以爲重家居稍暇則閱通鑑諸史率子弟爲文會或課僮僕種稻秫菓蔬竹木雜以花鳥間與野老話桑麻評物價稍事居積家以不匱晚來頗厭外事當事延請多不至獨於家族事無所諉嘗大小宗祠廟釐祭田清逋欠經紀土堡義學社倉凡譜

兄所欲爲而難其人子弟所畏避而無肯當其任者皆獨身爲之勞悴嫌怨有所不恤非所謂急病讓夷不暨而能若是歟卒之日家之父兄子弟鄉者老咸走哭失聲郡邑士庶聞之莫不齎咨涕洟謂斯人不宜遽至於斯也嗚呼惜哉向使遜冲踵諸兄後受爵祿榮及其身雖克稱厥職而人之所以倚賴而痛傷之者必不能若斯之劇也人生自立顧在勢位乎哉娶張氏先一年卒子三曰邁曰懿曰詠皆習儒業遜冲之卒也其三兄侍御季澄以病家居哭之慟以書來曰四弟之爲人兄所

知也不幸至此其孤幼不能具事狀以丐銘誄瀾又病
廢悲哀執筆輒嗚咽不能下顧兄之有以傳之也余悲
季澄之失左右手又悼遜冲之不竟其用也因著其生
平梗概書以歸之爲家傳

連氏四節婦傳

龍溪鎬山連氏一門五世得節婦四人其最先守節者曰陳氏連日融妻也年十八于歸二十有七而寡家故清貧姑老子學般學諱佴幼陳矢志紡績以供衣食時海氛未靖山寇竊發郡邑居民流離遷播者千百家陳辛苦漂泊轉徙靡定時竄伏草谷間日不食以爲常卒以無事養姑克盡婦道撫二子各長成族黨咸歎異之苦節三十九載卒壽六十有七孫國柄學諱出也學諱夫婦早喪國柄幼育於學般及長娶周氏有婦德旣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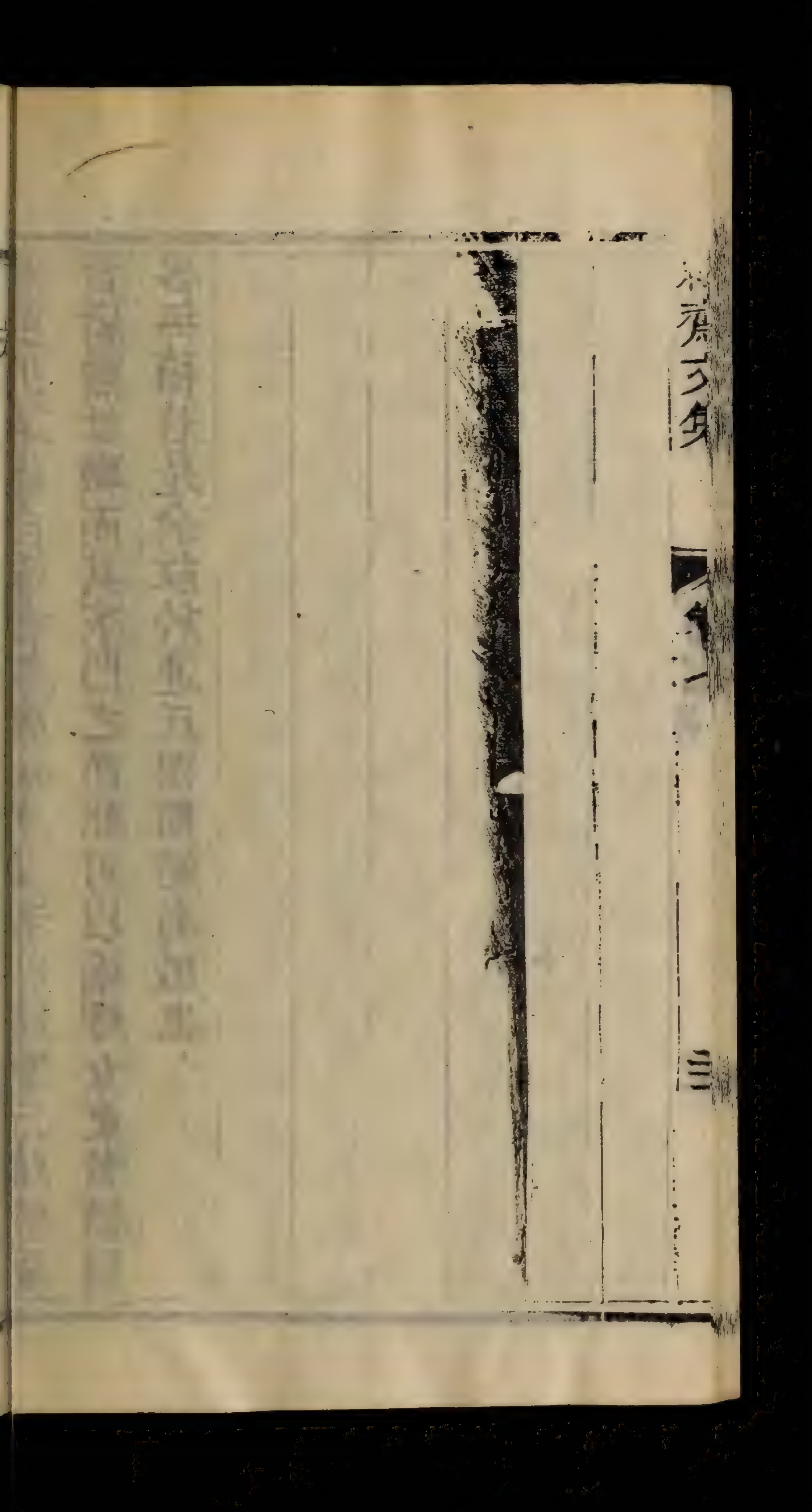
門以不逮事翁姑爲恨念夫幼時賴伯父母以克成立事學般夫婦如舅姑禮歷久不衰生一子宗英甫八歲而國柄歿周時年二十有八揞撐內外脫簪珥衣飾嘗書室延師教子益婦人而有丈夫志行詩所謂女士者也年未五十以清苦終初學般之子國樑夫婦亦早喪遺孤宗宰未及成立周旣以舅姑事學般夫婦卽以子撫宗宰孤苦相依三世無間人以爲難厥後宗宰娶王氏三年而宰歿子家琬娶唐氏而琬又經商客死海外故王氏唐氏婦姑相繼皆以節顯王之稱未亡人也年

甫二十遺腹僅七月宗祀不絕如綫王日泣禱靈前曰
天未絕吾夫血食幸而有身男也終將撫之若女也則
從夫地下既而家琬生王辛勤愛護撫養日則偕叔母
周共奉八旬祖姑夜勤十指積女紅爲家琬娶婦旣得
孫矣乃命琬往南洋爲生計未數年而訃至唐慟哭幾
絕誓不欲生王泣謂曰汝翁歿時若夫尚在吾腹吾寧
忍死以至於今爲遵氏一脉也因抱孫啟聰泣曰若從
夫地下是孤也將何恃而屬諸余余羸老也氣力竭矣
堪再世任此乎汝賢當益憫我唐聞言即翻然撫孤盡

孝養時年二十八婦姑相守又三十年今王年八十餘
皓首康寧唐年五十餘已得抱孫乾隆癸未龍溪重脩
邑誌連氏以四節婦年例俱合　旌格呈請入志因得
附名云

論曰余閱郡志勝國時詔安有郭將軍者一門四節事
與連氏大畧相同邑學博盧君洪聲作歌傳其盛及考
列女志僅紀其三其一無名氏又所載多闕失與盧歌
殊無可核實嗚呼婦節之難也聖王重之以厲風教立
禮義之大閑於是乎有棹楔之旌而委巷蓬蓽之婦一

貞百折不能自達者多矣余未及考郭將軍行蹟然要皆庸勳世職而其家門之節烈可以增煇女史者猶闕畧無稽若是余故於連氏四節婦有感也


齋文集
三

文

祭副都御史翠庭雷公文

嗚呼閩學云遙孰承道脉幾晦而彰榕村學的誰其嗣之我先先宗伯鼇峯講學多士駢扈公廁其間沿流討源先河後海滙以百川初上公車名行夙著名儒鉅公交口薦譽太學分司德音孔懿經師人師聲聞當宁出入　承明勸講　東序懇懇其忱引德導義旣丁外艱哀呼孺慕南北間關屢回宸顧服闋歸朝

天顏是悅爰擢銀臺筦司喉舌旋躋憲副臺綱用挈緊
惟斯時
帝眷方屬南望縈心白雲在目
帝鑒公誠作人是寄玉尺持衡永錫爾類大江南北浙
水西東板輿迎養密邇鄉封出則談經入則盡孝匪言
是資惟身是教甫屆瓜期陳情
上告
帝命不違歸承色笑脫我繡衣加我綵服歡侍北堂謂
膺多福胡不少延梧棬痛速苦塊逾年禮無時哭宅兆

既安從幽不復嗚呼我公言坊行表企仰遺徽追蹤葢
少公之學脉洛閩是程鵞湖鹿洞擇焉而精公之文章
晶瑩純粹匪孟匪樊南豐是嗣 新等通門義貫丹青憶
公弱冠露爽英英來遊金浦徒步漳汀西湖月霽梁麓
風清經綸道義瀹我心靈迄公入仕崇階載陟我步後
塵以引以翼 禁苑分輝無間昕夕靡事不咨無疑不
析及公旋歸我亦侍養兩地仵交問毋無恙客歲書來
愍然心悸斬焉衰絰又殤幼稚日者有言大命亦促小
道何憑不疑奚卜如何初冬忽驚集鵩聞訃悲傷淚痕

滲漉匪我私公儒林氣縮嗚呼天道靡常彼蒼曷極逝
者如斯人罔不盡灑淚陳詞公乎來格

哭從弟亦飛文

維乾隆十三年某月某日庶常三弟印湖旋櫬將以某日南歸仲兄新在河南遣五弟元寬入都護送且使以蔬品庶羞哭而告之曰嗚呼吾至今而始能爲文以哭吾弟也人誰不死孰若吾弟問彼蒼而莫得其故也人誰不傷兄弟之死孰若余於吾弟非尋常手足之誼所得同其悲慕也弟幼而岐嶷長多奇氣方及成童力學可畏英華自儲根深實遂迨風木之旣悲當鴒原之多難蓋磨礱浸潤者又數年而性情學問已漸幾於純粹

自是以來利達不以易其心貧窮不以奪其志待族黨以恩處鄉鄰以義誨子弟以誠和戚友以誼嫉惡如仇而口不言人非樂善如渴而稱揚之不置凡茲懿行之在人夫固更僕而難數也余在諸兄之中知弟最深弟亦待余獨至憶丁未之秋同居淸泉之寺或倂日而食或終夜不寐惟聯吟並倡之是樂曾何知貧賤憂戚之爲累洎乎余官京師弟亦領解南省自計偕往來以至同讀中秘蓋未嘗有數歲之隔而所相期相勗者弟告我以家學之難承余亦示弟以世道之不易嗚呼以余

之惜疎寡合思得同志之士相與砥俗維風而常不可得弟獨有心以共濟也以弟之嚴毅誠愨卓然思自樹立者而夭折以終余復何所冀也自余再至京師之明年哭荆曹先兄於京邸今又哭吾弟焉皆三十九歲而相繼以逝七年之間死喪再見豈天不造吾家故降災之酷如是耶亦豈先澤之未可恃培之於成童者而常失之於壯歲耶術者謂我祖廟之前地短縮主達者不壽余不敢信其然豈吾弟竟遭其戾也余以　王事馳驅斂不得憑棺歸不與執紼此情何能寘也今使五弟

護喪南歸亦庶幾無虞於途次也弟之子聰慧力學尚其克成爾志教養之事余當不敢膜視也嗚呼哀哉尚饗

哭軒女文

嗚呼汝何爲而生耶汝逍遙於太虛之中與造物者遊無端而予汝以知覺運動之性予汝以耳目口鼻四肢之形予汝以父母兄弟姊妹長幼之序又以其無疢無罪之身予汝以疾病呻吟醫藥鍼灸之苦而卒無救以死嗚呼吾累汝也夫雖然汝又何爲而死自汝初生吾即已竊祿於朝不汝饑不汝寒汝性又醇父母汝知孝之兄姊汝讓之弟妹汝愛之人以是盡稱汝而余亦最鍾愛於汝汝將撫汝教汝以至成立乃吾按試河北未閱

月而汝一病而殤使余聞信悲哀不能自禁嗚呼汝負余也夫吾累汝自無而有汝負余自有而無嗚呼余之不悟也久矣始於無終於無其間有者正佛氏所云夢幻泡影耳而榮枯欣戚貪戀惱觸轇葛惉懘至於老死而不悔者何比比也吾哭汝而有省焉是又天之借汝以警覺余也夫吾今不復爲汝悲將坎地而葬汝焉汝生於京師沒於中土豈復知鄉土之可戀耶汝生前食果善讓粗讀書卽能識字吾今遣僕以果品祭汝爲文哭汝汝其知之耶嗚呼哀哉

行述

誥封太夫人　旌表節孝顯妣林太夫人行述

嗚呼天竟奪吾母耶不孝等生數歲而孤恃吾母以長以教以至於今日而今復何恃耶承懽路絕抱痛終天顧念吾母平生苦節完貞辛勤育子仁孝恭儉寬和之德足以庇子孫而感蒼昊者將邀　當代立言君子以闡發幽光垂休志乘爰是忍死含哀畧陳其概母姓林氏爲浦望族處士諱元謐公女年十九歸先君贈侍郎公爲先王父贈資政公冢婦先王父雖生長宦族而家

值中落貧窶特甚性恬淡友教四方不問家人產仲父叔父年尚少先君爲家督措撑內外先王母李太夫人素善病氣體羸弱母既至竭力承事躬勤操作自饋食酒漿粢絮米鹽暨諸叔補綻衣袂事悉肩其任一不以累姑先王母喜曰自吾婦入門吾無事矣先君性至孝平生最惡夫娶婦入門而私其財物者當母于歸時先王父多借劵未踰月先君謂母曰豈可以是貽吾父母憂累母聞即脫簪珥首飾持歸向外王父求轉售外王父訝曰何遽耶則詭曰有舊所質田求贖者需此歲可

多得數石穀以佐饔飧外王父領之然悉以償宿負實未嘗贖質也先君攻苦力學屢屈小試居常鬱鬱竟遘危疾咯血近三年母晝夜侍唯謹調和藥物具甘旨病中或多恚怒母和婉承順務得歡心先王母亦頻年病肺强半在床憂先君之多疾疢也先君亦慮王母之衰頹輾轉增劇母周旋其間委曲調護多方掩抑兩釋其懷于歸時故有使婢自先君病卽鬻以供醫藥食用之資自是藥爐茶鐺膳飲之具炊爨井臼澣滌箕帚之勞纖悉必親辛勤備至自古稱事夫之順養姑之誠未有

若吾母之艱者也已丑六月先君見背其冬先王母繼逝半載之中兩遭大故歲又洊饑瓶無儲粟先王父素懷曠達不以家累紛心至是亦悲不自勝母哀毀創痛忍死襄事葢上以慰王父之心而下念不孝兩孤煢煢在疚冀撫養成立以竟先君之志也嗚呼此豈不孝所忍言哉方先君之沒也不孝湛年僅六齡未省人事不孝新則纔過歲耳疾病尫羸母當愁苦顛困之餘乳水盡絕惟日飼粉餌每夜啼則抱以步庭中懼王母聞之不安寢也如是者又半載古稱遭家不造育子之閔又

未有若吾母之甚者也迨不孝等年稍長從父文勤公延師家塾課子弟不孝兄弟稟學焉衣食之計惟母是資日勤刀尺針黹門外多隙地傭誅鋤以種蔬菜不孝等每日自學堂歸母提甕出汲令兄弟並舉以灌蔬母親自巡視澆溉夜則共環一燈母偕吾姊紡績其旁不孝兄弟循誦日課聞書聲朗朗則欣然稍昏倦輒舉先君力學費志引古人斷機教子以自況日食不過溢米爲糜粥或雜以薯芋或時不舉火蓋數十年未嘗有糲飯之一飽而十指勤劬摒擋家計亦未嘗一日稍閒以

故不孝等自娶婦以前尺布隻履未嘗取諸市一衣一襪未嘗問諸縫人皆母所經營手製也是後遣嫁吾姊及不孝兄弟婚娶事雖竹筒練裙銖兩尺寸亦惟母多方節嗇拮据萬端以成之者嗚呼母之心力亦盡瘁矣先王父年既高不任館事家居就叔養母必時其饑飽和膳飲以進王父甘之嘗謂之曰自汝爲吾家婦未嘗得一日開顏而汝無怨恨益孝謹吾雖不能助汝天必佑汝子汝孫使成立以報汝也王父之喪仲叔兩父以不孝等年雖長成尚未克家喪費欲不與母曰如是則

吾心不安吾寧減食以襄親喪亦使兒輩知所盡心焉耳自殯殮以至葬埋費無弗均者自是以後食口漸增艱窘益甚母獨力支拄惟與不孝等讀書成名不使謀衣食以荒學業迨不孝兄弟先後入泮又先後舉於鄉又先後成進士官翰林母始獲怡顏然食貧猶如故也洴澼箴紉之事未嘗稍息綜核家政筦理內外未嘗或懈子婦等或勸以稍節勞勩則曰居貧作苦吾能安之況食指日繁兒輩清俸未能顧家汝等遽圖安逸耶諸婦咸惴惴不敢出一語

今上初元恭遇
覃恩母受　封太孺人其明年邑紳士以母苦節事實
列呈當道得請於　朝奉
旨旌表給銀建坊舊例命婦不得請旌今
天子錫類推恩特准大臣奏凡以節受子封者仍予旌
表著爲例母適逢　曠典遂荷　新恩亦其艱貞百折
之誠不能磨滅若有天人之佑焉乾隆十六年
慈寧大慶
恩覃中外母晉　封太夫人又十年　國慶稠疊　盛

與圭光母累　封太夫人時長孫起已領庚午鄉薦授
內閣中書舍人諸孫本俶本伏亦於丙子庚辰先後舉
於鄉本侃本佐並補弟子員二十餘年間
綸褒三錫翟茀洊加又親見子孫登科第列膠庠者若
如人人以爲榮母感激
洪恩回思往事悲喜并集涕泗交頤惟囑不孝等力圖
報稱重惜身名毋負
主以辱親言之嗚咽不孝淮當乙丑選授庶常之時新
初承

恩命入直　上書房侍　皇子講讀兄弟京邸聚首遺母家居夢寐不寧共謀迎養母以北地苦寒水土不習堅不肯往時新既列職　禁近義不敢顧私家淮初登仕籍未授館職進退尚可隨宜乃不待散館踰年告歸

丙寅冬新奉

命視學中州又念官舍清閒廉俸所入足供甘旨再敦請迎母就養母留戀子舍不任跋涉又不果行於是淮始絕意仕進留侍膝下至今垂二十年未嘗稍離左右

國恩深厚口體之養漸可不缺於供而母茹淡被素之

風不改於舊偶有肥鮮僅嘗匕箸裁成綺縠惟藏篋笥
屈指生平未嘗有世俗一日之享用也乾隆十八年 新
以刑部侍郎請急省覲 陛辭之日
御賜母內府緞疋貂皮既還 朝又蒙
天語諄諄垂問備至惟草野疎賤豢養 內廷驟躋九
列每當清晏賜見之下 詢及家世因得以嫠母艱帥
之狀瑣屑
天聽曲荷矜憐不世遭逢罕有倫比丁丑五月陳情丐
請終養幸蒙

天鑒俯允朝例父母年未八十非獨子不得請終養
時淮奉母家居母年七十有六尚格成例獲遂烏私豈
新區區微悃所能仰邀 異數皆由
聖主教孝之深仁亦吾母精誠所感召也庚辰辛已新
兩赴 闕廷恭祝
慶典蒙
御書賜母歐荻延禧扁額又
特命內侍頒賜上用緞疋盡吾母一生苦節久在
聖慈洞鑒之中故

天藻之褒嘉

恩施之優渥如此其至惟新兄弟弗類不但學行文章不敢墜歐公之萬一有孤荻教深恩而釁叢孽深不能仰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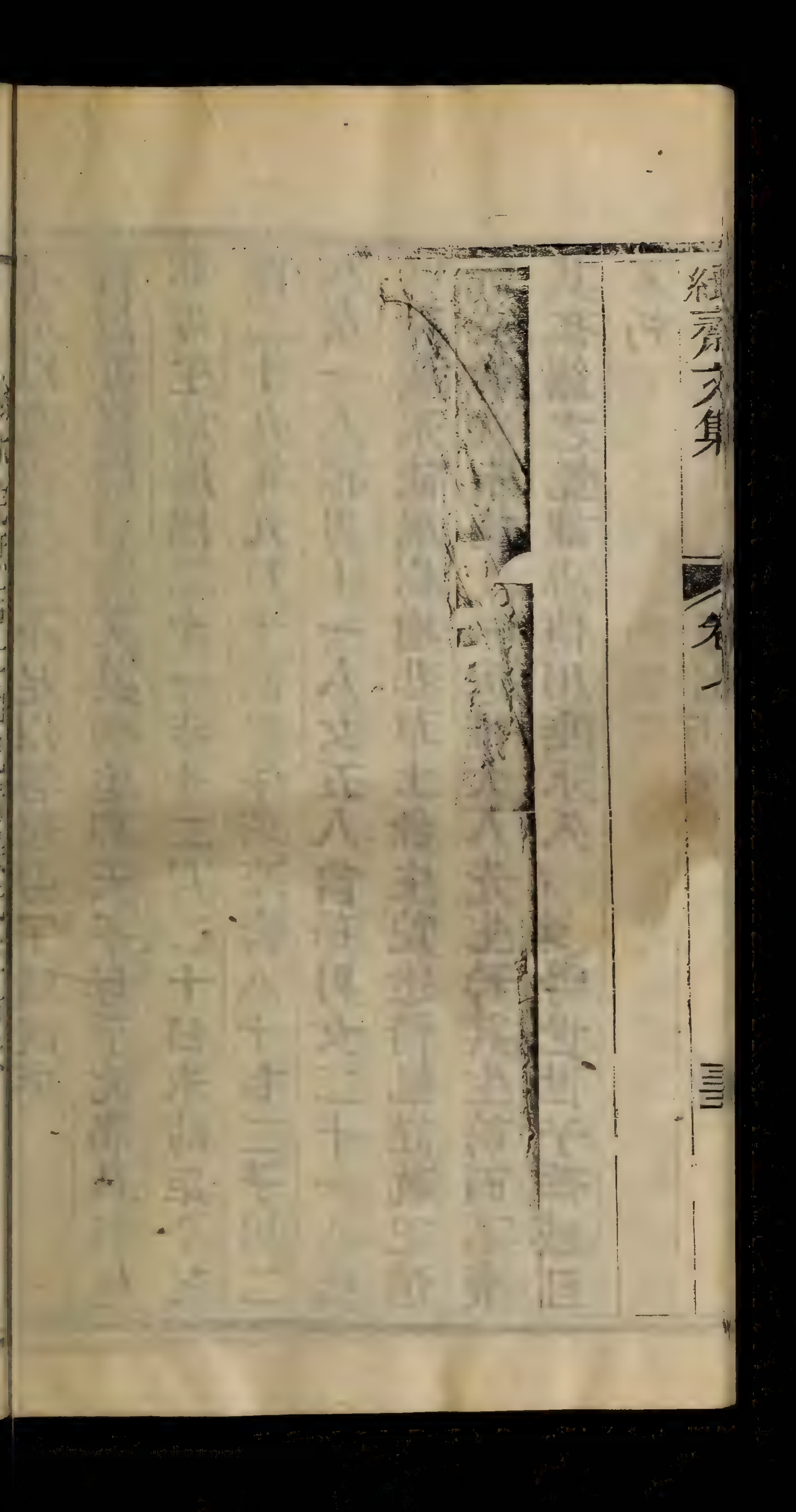
聖主錫福延禧之仁再引母年於有永此則不孝之罪上通於天者也母素未嘗讀書而深明大義言動皆合於古人先王父晚年司訓安溪時不孝新隨侍偕行母戒之曰汝不及事汝父汝父不能終事汝祖今汝事祖能代父之職即汝父事祖也即汝事汝父也汝其念之

又曰官舍無事侍祖之下惟有讀書切不可私出濫交匪人又曰閫教官冷署寒氈兩僮僕皆吾鄉人凡事當從寬恕不可輕加怒詈其他不可殫述大要皆孝謹仁厚之道性好施偶有私蓄戚嫗鄰媪必均之罄所有而後快處妯娌以和以讓至今諸叔母存者皆白首相對欷歔言舊日事不忍舍去尤善曲體人情雖婢僕不傷其意誨諸子婦曰婦人最壞在丈夫之前稱說是非男子不聽婦人言者絕少但十信其一二而家道乖矣汝等戒之愛不孝等雖顧復不舍每以四方之志爲勗不

孝等自應童子試以至歷官京師近者數月遠或數年
或十數年每臨别拜辭母喜見顏色絶無兒女子離别
態新之假歸也
聖恩不即開缺不敢久稽以母年邁遲迴未忍即發母
日趣行程曰毋以吾故久曠職守我筋力尚健可無慮
也又曰汝爵祿已逾涯分吾非欲汝干進不休顧
主恩難報耳行也勉竭心力幸無顛隕雖在萬里猶吾
膝下也嗚呼此豈巾幗之見哉素康強少疾病晚頻得
目疾七八年來醫治寡效遂致失明今年正月長曾孫

行照自京來就婚既完娶親朋畢賀咸登堂爲母稱慶方謂期頤可期得享五代相見之福詎意三月飲食頓減精神漸困不孝等多方調治六月少差立秋以後轉劇然猶起坐如常八月朔日晨興令人扶掖具禮服焚香叩天地十九日第七孫本任娶婦入門尚能强起受孫婦拜自是寢疾二十餘日而終嗚呼痛哉綜吾母一生五十年前艱窘萬狀無非爲不孝兄弟也今日俱通朝籍俱荷國恩得率子舍孫曾共嘗湯藥親視殮含亦母之劬躬熏後有以致之獨恨不孝等侍奉無狀識

不足以邀休福養不足以答劬勞子職既虧
君恩亦負雖自怨艾其何追耶天平母乎此痛曷有極
耶母生於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未時距今乾
隆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午時享壽八十有三子男二
人女一人孫男十一人女五人曾孫男女二十一人嗚
呼慈顏永訣風樹增悲草土餘生荒迷瞀亂謹就記憶
所及詮次未能十一伏惟大人先生矜其生前而不棄
其孤錫之銘誄志傳用垂永久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
不朽



翰林院庶吉士伯兄青巖先生行狀

先生姓蔡氏諱潅字覲侯別號青巖世爲漳浦人蔡氏於浦爲宦族用淸白世其家至先大夫貧特甚生二子先生居長次新先大夫沒時先生甫六歲新尚在襁褓未省人事太夫人忍饑鞠育稍長偕先生就塾貧不能得師從父文勤公延師以教先生甫就學卽知發憤舉動如成人不妄言笑每日夕自館歸隨太夫人抱甕灌畦蔬時與新舁所汲水新力弱多傾跌先生伸縮其擔俾獨肩重任而輕其前以授新逢假館則歷園圃種薯

蘋收荳莢冬行林麓掃隕蘀枯枝以爲薪益讀書之外劬勞作苦者又如此旣弱冠始授徒爲蒙館師歲得微束以佐饔飧太夫人愀然曰是子能任人館事稍資家計吾亦喜之但恐學業未成滋荒落也先生聞言益刻苦自奮雍正丙午先大父資政公司訓安溪得末疾先生自家奔侍時 新偕仲叔兩父省試未回先生獨力侍奉勤抑搔調藥餌和旨甘以進晝夜不息是秋同扶侍歸里踰月資政公卒先生爲適孫承重三年無違禮旣服闋補邑庠生丙辰 恩科從弟雲從領解南榜先生

同登瀛薦是冬與計偕明年春應禮部試薦而不售時新已授職編修晨夕在京相聚先生告新曰我先君之棄諸孤也二十九年矣而未安窀穸汝既受主恩得榮邱隴當速圖之吾不遇將先歸以遲汝新泣留至秋請急因偕行取道潞河以歸既抵家太夫人色喜卽命經營葬事先生素不習形家言又惡夫世之惑房分兄弟相爭執者凡相度登陟之事一以委新既得吉新亦請命先生周歷相視時出一二語以定平生恬退自安淡於取名聲氣烜赫之塲必謹避之壬戌會試

中乙榜需次教諭先生喜曰吾少無宦情廣文一席與諸生講學論文猶吾志也苜蓿寒氈吾能安之甲子長子超中副榜是冬欲爲娶婦不赴禮闈時新典試西江移書趣之乃行乙丑登進士

殿試二甲改授翰林院庶吉士時新入直尚書房兄弟再聚京邸念太夫人春秋高謀請迎養太夫人憚於跋涉不果行先生乃謂新曰汝受

恩深重義不敢顧私家吾初登仕籍未受館職進退尚可隨宜不俟散館踰年竟歸自是以來侍奉太夫人[illegible]

居十有八年不離左右自室廬居處飲饌服食田產租賦以及延師課諸子賓朋相酬酢悉肩其任凡使新十數年得以竭力

王事無將母內顧之憂者先生力也丁丑新蒙

恩予養歸里見先生鬢髮鬖鬖惻然動念先生笑曰吾年逾五十頷下鬚白過半然筋力尚健雖年少無以加始末之信追後侍先生久實不見有衰老態也辛巳以長子超任中書舍人

覃恩封先生階文林郎秩如故次本侃本佐皆補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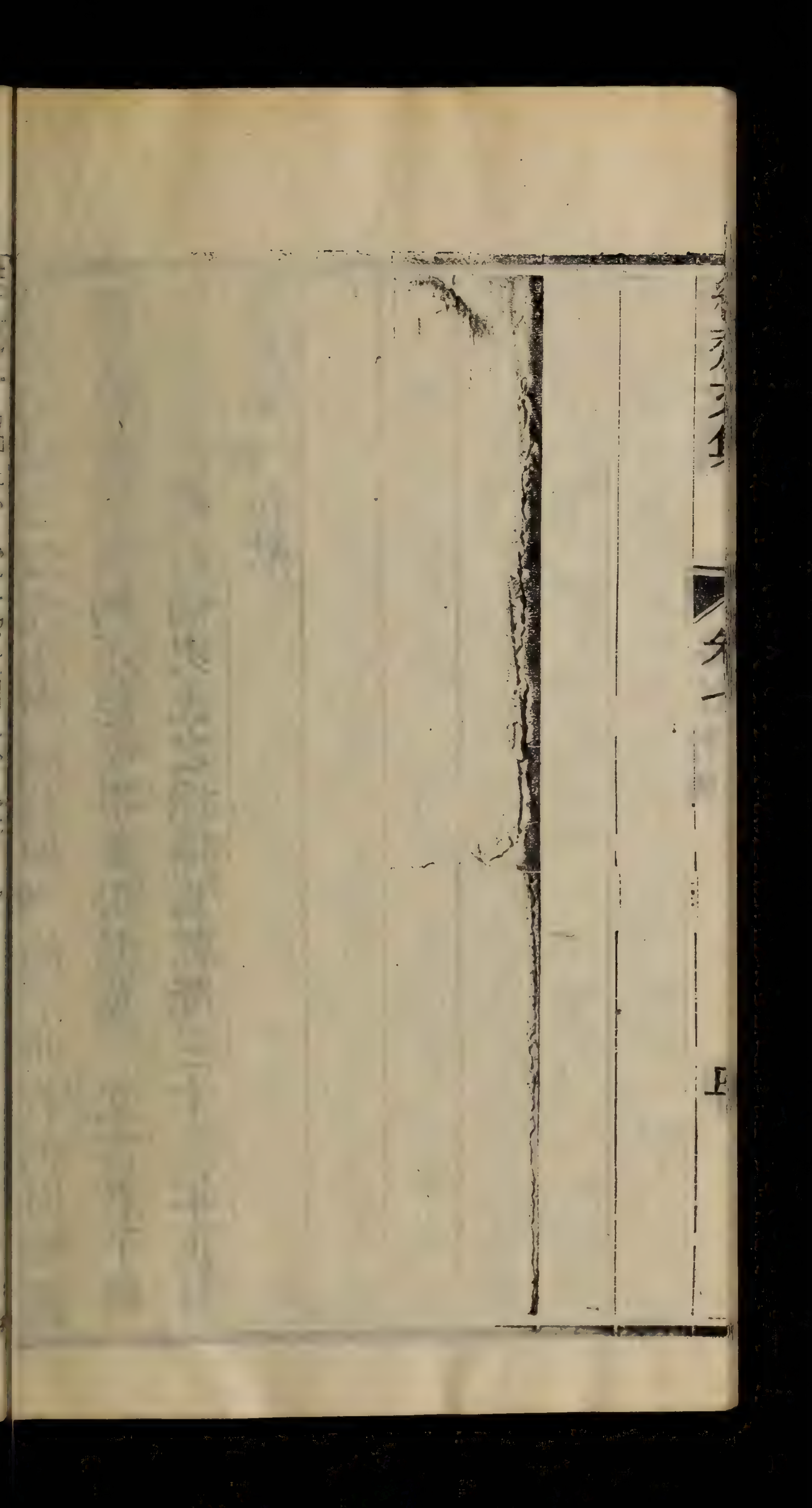
與長孫行照娶婦踰年得女孫一門之內五代相見人
以為難甲申九月丁太夫人艱哀毀踰節氣力始就衰
然步履猶如故也乙酉秋營太夫人宅兆先生扶柩冒
雨徒步行山隴往返七十餘里衣盡濕夜宿山麓遲夕
窆既襄事新困頓不支先生神氣自若蒇事無惰容
冬釋服以後偕親友言歡族戚道故未嘗稍倦易簀
與弟兄敘飲言笑如平時申刻忽中風痰之
至床口緊閉氣逆痰壅藥不能達延至寅刻而
吁痛哉性寬厚氣度安詳與人交渾然不見涯涘

雖子弟有過未嘗面折新素褊急每與人辯論有不合則面赤聲高氣勃勃勁雖在先生前亦時不自檢顧先生氣益和聲益緩新過後輒自悔恨愧服益嘆先生充養爲不可及也家居數十載不入城市足不履公庭當道咸敬重之家族有爭辯來見悉勸解之子弟能文者時爲課其高下工書法求索無虛日晚益自省事學靜攝凡鄉族間糾紛相質正無大小悉命新主之惟閉關却掃坐一榻焚香煮茗時或臨池以自娛樂嗚呼觀先生之性量與先生之所以自處咸謂期頤可期不意其

遽至於斯也豈非命也歟先生生於康熙甲申八月二十五日卒於乾隆丁亥正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四配商氏　勅封孺人子六人女二人孫男女十五人曾孫二人先生之歿也長子超供職　京師聞訃倘稽時日本侃本侁泣請曰大人懿行不孝孤等昏迷瞀亂不能省憶知大人者惟叔父願有述嗚呼新與先生六十餘年兄弟幼同起居同就塾習勞苦長同仕宦雖中間南北暌違然往來聚首京邸相晨夕凡數載晚同侍慈闈襄大事又十年及今視殮含焉嗚呼已矣迴憶生平如

夢如幻竊念知先生者誠莫如 新 諸子弗若也因和淚濡墨畧書梗概詞不能文事多掛漏冀 立言君子錫之銘誄志傳以備史氏之採擇焉乾隆三十二年正月

朞服弟 新 泣狀



誥封一品夫人亡室何夫人行畧

嗚呼夫人歸余五十二年始終無間余少則奔走衣食壯復馳驅四方中間聚散無常忻戚非一自戊子秋夫人再至都門於今十有三年年皆七十有餘方冀皓首相莊共遂遐祉不意竟棄余而逝也婦人行不出閨梱宜無事於狀顧念夫人相余自食貧以至通顯其代余供子職庀家事鞠育子女黽勉有無有使余哀思不置者是不可以無言也夫人姓何氏同邑太學生 諱 鳴玉號藎仲公長女幼而端靜父母俱鍾愛之年十五擇配

未字雍正甲辰余年十八初入泮藍仲公見而屬意歸
與夫人母許孺人謀之時求婚者衆余少孤家最貧孺
人未有以決也乃夫婦齋戒焚香禱天卜之獨余得吉
遂定婚焉余貧未能娶授徒於外越五年己酉始于歸
閱旬日余即赴館夫人偕嫂氏親入廚下操作事姑惟
謹太夫人喜曰新婦能安貧吾無憂矣其明年余館從
父家煞食指漸多修脯不繼夫人每讓粥以食姑家居
近林麓一婢可十餘歲日拾枯枝掃落葉以佐薪夫人
躬執炊爨殊自安也辛亥長女生壬子余領鄉薦其冬

長男本傲生癸丑余下第歸仍館從父家其時食指益繁困益甚余時或抑鬱無聊憂形於色夫人必多方解譬口不言貧談笑自若一日侍太夫人食畢以薄粥偕嫂氏對食缶中米粒粒可數嫂氏喟曰如此俾腸胃益寬奈何盡棄水煑糜少食可也夫人曰我等皆哺兒者薄粥多液冀化乳也乃相視而笑又一日午煙將斷嫂顧夫人曰瓶罄矣曷往東家告貸乎夫人即偕婢子攜布囊過田隴循麓至從母黃孺人家孺人令婢攜斗米先歸留夫人坐夫人曰家待此以舉火孺人曰家有米

矣遂留之食薄暮始歸嫂午飧已畢戲謂夫人曰此人全無心肝又相視而笑嗚呼此皆鄙瑣不足為外人道者然一時窮困之況與善自排遣之情余歷歷憶之不能忘也乙卯本仪生丙辰余登第選庶常伯兄青巖先生亦以是秋領鄉薦皆在京師雖一家交相慶慰然無解於貧窶夫人苦身力作如故丁巳余散館授職即請急歸為先大夫營窀穸既蕆事余請太夫人就養京師太夫人堅不肯行夫人亦請留侍太夫人謂曰汝當往分携子女入京可省老人累也夫人不得已乃行旣至

京宦橐蕭然凡子女衣襪皆手自縫紉有時畀頭借媼婢往來厨竈間檢點煤米作苦與在家無異時余以家累重未能多割俸以贍菽水遲迴却寄夫人愀然曰噫丙辰冬君在翰林兄公亦公車北上時當歲暮無數錢之蓄姑媳相對歎息忽於除夕前一日君寄白金四兩至太夫人喜動顏色遂得從容度歲是君四金之奉勝三牲之養也必俟有餘將何時矣余感其言自是每歲恒節嗇以寄甲子余典試江西歸甫入門夫人遽問曰江西距家不遠太夫人有使來否余曰使來告急余以

官給路費一百二十金往矣夫人乃大喜其每事不忘
姑如此明年春余入侍 上書房常在直廬夫人摒擋
家計纖悉備至丙寅九月兒本在生猶自乳也十二月
余奉
命視學河南夫人偕子女之任時從弟庶常雲從服闋
攜眷入都姪本朴甫十歲貧不能延師屬余攜赴學署
夫人撫之如己出官舍無事日教女奴紡績率先爲倡
曰以此習勞且代僱也戊辰本份生始覓乳媼庚午余
將報滿夫人知余有陳請之意先告歸余罄數年所積

康倅俾歸奉太夫人且俾伯兄主之夫人悉遵余言無難色辛未二月兒 本俊 生余自入京由侍講五遷至刑部侍郎癸酉乞假歸省入門家慶太夫人喜形於色且言汝婦善事我逾於曩昔貧賤時也時以

恩旨不開缺不敢久留甲戌回京供職丙子 本依 登鄉薦丁丑余蒙

聖恩予養歸里初夫人雖左右奉養而家事皆稟命於

太夫人至是太夫人年益高夫人乃代理家[illegible]時余久宦新歸親族問視絡繹不絕家用愈繁食指[illegible]千計夫

人董率婢僕酒漿饋食無愆禮者稍暇則侍藥餌時食飲於太夫人側庚辰本叙領鄉薦甲申太夫人大故三年之內艱煢萬狀余孤露餘生罔知所措外事惟諸昆弟共襄內事則夫人是問亦不知其何以能免罪悔也嗚呼痛哉丙戌服闋丁亥春將入都臨行告夫人曰今先人之事已畢又五男皆婚三女已嫁吾夫婦年皆六旬內外豈堪白髮再參商耶夫人諾之戊子偕二子壿來京師數年之間屢逢

國慶頻仍

覃恩晉封夫人累封一品夫人辛卯冬恭遇
皇太后八旬萬壽夫人偕諸命婦處設經壇迎
安輿於西直門內蒙
皇太后恩賞雲龍補緞如意手爐荷包包頭巾帕脂粉
梳篦等物又以年過六十加
賞大緞二疋夫人自念海濱臣妾遭遇非常得從翟茀
魚軒之後被象服跪迎道左仰瞻
聖母慈顏
錫予便蕃誠千載一時其歡欣感激之誠每稱述不置

云顧余受
恩深重久直　禁廷寅入申歸京邸一切日用家事仍
夫人主之一不以關余心故余得以盡心供職幸免叢
戾今一旦棄余而逝余如失左右手也夫人幼讀書僅
識字然能明大義重倫理尤篤於事先凡余所欲置烝
業祀田皆竭力贊成之先祖瞻公所居室久壞諸昆弟
欲重新以爲祠而費近千金慮無以辦夫人將入都娣
姒咸以爲言夫人慨然許獨任至則爲余言之余曰吾
志也如力不逮何夫人曰君但漸次爲之每年遞辦事

必濟余從之今已堂搆一新凡戚族至京師者必留之寓室滿而止平居不持齋不誦經咒不信僧道而敬禮神佛甚恭性和平樂易不與人爲忤人亦無忤之者子婦入門必述太夫人辛勤苦節及早年艱窶狀以爲勗不聽婢嫗之言女黨中有遣婢至者致使命外即令速歸嘗言婢嫗不可與深言不可問以私事恐由此啟嫌也其他謹小慎微往往類是素無疾病去年五月得風痺症行動需人今年八月後轉劇十一月十三日爲夫人生辰子婦等扶坐堂室受拜旋就寢越七日而逝嗚

呼哀哉憶二十年前夫人晨起告余曰疇昔之夜余夢
見先父因問以兒壽幾何父曰汝年七十一夢境歷歷
可識時夫人年未五十固不知七十之遠也亦豈知其
夢之有徵果若此耶夫人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
十三日卯時卒於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辰時
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五人女三人皆夫人出孫男女十
八人曾孫男女五人俱幼嗚呼風帷雲葢觸緒增悲昔
人伉儷之傷恒見悼亡之什余羸老也寧堪此乎因粗
述梗槩以寫余哀思非敢質諸　大人先生亦庶以昭

宗子孫云爾





